

工殤系列之 2

# 木棉花開了

工傷者的生命之窗

台灣首次工殤畫作集

## Kapok Bloossom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by Injured Workers and  
Relatives of Deceased Workers in Taiwan



在畫畫課所畫出來的畫，如果說這是一幅圖，我認爲只是一張填滿顏料的紙張。  
如果說這是一張畫，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內心的影像。  
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次面對著畫紙，  
卻揮動不了沾滿顏料的畫筆。  
卻在深夜寂靜時刻，  
得以不求成敗痛快揮灑腦海中片刻影像  
雖說這裡是畫畫課，  
我在這裡學到的不是繪畫技巧，  
而是看到自己背後印在太陽底下的影子。

..... 張榮隆

ISBN 986-80430-0-X (平裝) NT\$500



9 789868 043008

丈夫去世後，我堅持將他的東西完整地保留下來。  
每次看到這些茶壺就會想起他生前的總總。  
當我一筆一畫將腦海中的影像勾勒出來的時候，感覺丈夫也在我的  
身旁，正細細摩挲著茶壺。  
那種甜蜜和溫馨的感覺，彷彿他一輩子都留在我的心中··

..... 曹麗華



在畫畫課所畫出來的畫，如果說這是一幅圖，我認爲只是一張填滿顏料的紙張。  
如果說這是一張畫，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內心的影像。  
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次面對著畫紙，  
卻揮動不了沾滿顏料的畫筆。  
卻在深夜寂靜時刻，  
得以不求成敗痛快揮灑腦海中片刻影像  
雖說這裡是畫畫課，  
我在這裡學到的不是繪畫技巧，  
而是看到自己背後印在太陽底下的影子。

張榮隆

986-80430-0-X (平裝) NT\$500



89868043008

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出版

丈夫去世後，我堅持將他的東西完整地保留下來。  
每次看到這些茶壺就會想起他生前的總總。  
當我一筆一畫將腦海中的影像勾勒出來的時候，感覺丈夫也在我的  
身旁，正細細摩挲著茶壺。  
那種甜蜜和溫馨的感覺，彷彿他一輩子都留在我的心中...

曹麗華

木棉花開了

基進·實踐·文化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出版

工殤系列之 2

# 木棉花開了

工傷者的生命之窗

台灣首次工殤畫作集



## Kapok Bloossom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by Injured Workers and  
Relatives of Deceased Workers in Taiwan





## 『工殤畫會』簡介

每年的3-4月，木棉樹上攀滿了嫣紅絢麗的花朵，似一片晚霞在天邊燃燒，且一樹數朵，彷彿萬千把火炬，照亮大地，故被人稱譽「烽火樹」、「英雄樹」。木棉花是由五片肉質的花瓣組成，顏色從橙黃至朱紅都有，每次開花都是大片大片開，代表「熱情」的意思。決定把工殤畫會第一次台灣工人畫展命名為「木棉花開了」是想把木棉花鮮血般的意象，與工殤血淚相印合，更將花落後成就了新葉生生不息、棉絮製衣保暖的歷程，獻給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那數十萬工作傷亡的勞工！

「工殤畫會」是協會集合一群工傷勞工、工傷（殤）家屬及協同組織者共同組成的繪畫團體。透過畫筆記錄勞動者眼中的工廠、工傷歷程、身體與愛戀、家庭生活面貌等深刻體驗，為台灣勞動者生存的勞動環境真相作一歷史見證，反映台灣底層勞動者（家庭）真實的生活面貌，每一幅畫作都是千言萬語，生機勃勃地呈現著工人階級共通的生命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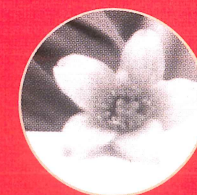
這也是台灣首次由工傷者、工殤亡者家屬以繪畫形式，展現強壯的生命力！

## 追悼工殤者、保護勞動者

Mourn for the dead 、 Fight for the living

獻給經濟奇蹟背後付出血淚代價的無名英雄

For all the nameless fallen heroes behind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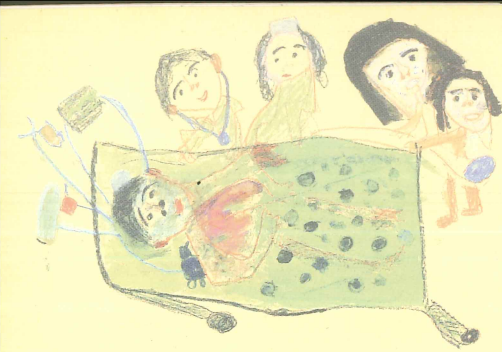




# 木棉花開了







# 目 錄

## 壹：看見工傷者

花開如血	顧玉玲	08
文化工人	劉秀美	12
博鬥與哀悼的色彩	夏林清	13
過程重於目的的工人畫	井迎瑞	14
木棉花下的勇者	李志薈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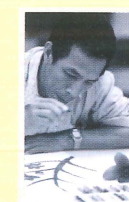
## 貳：浴火重生的木棉

曹麗華		18
利梅菊		28
張榮隆		33
黃來旺		41
連庭玉		47
李竣凱		52
蕭美華		58
吳明政		63
高金葉		69

慧中		73
蔡正修		75
羅芸屏		78
RCA的笨麻雀		82
蔡幸玲		84

## 參：滿天星是咱們的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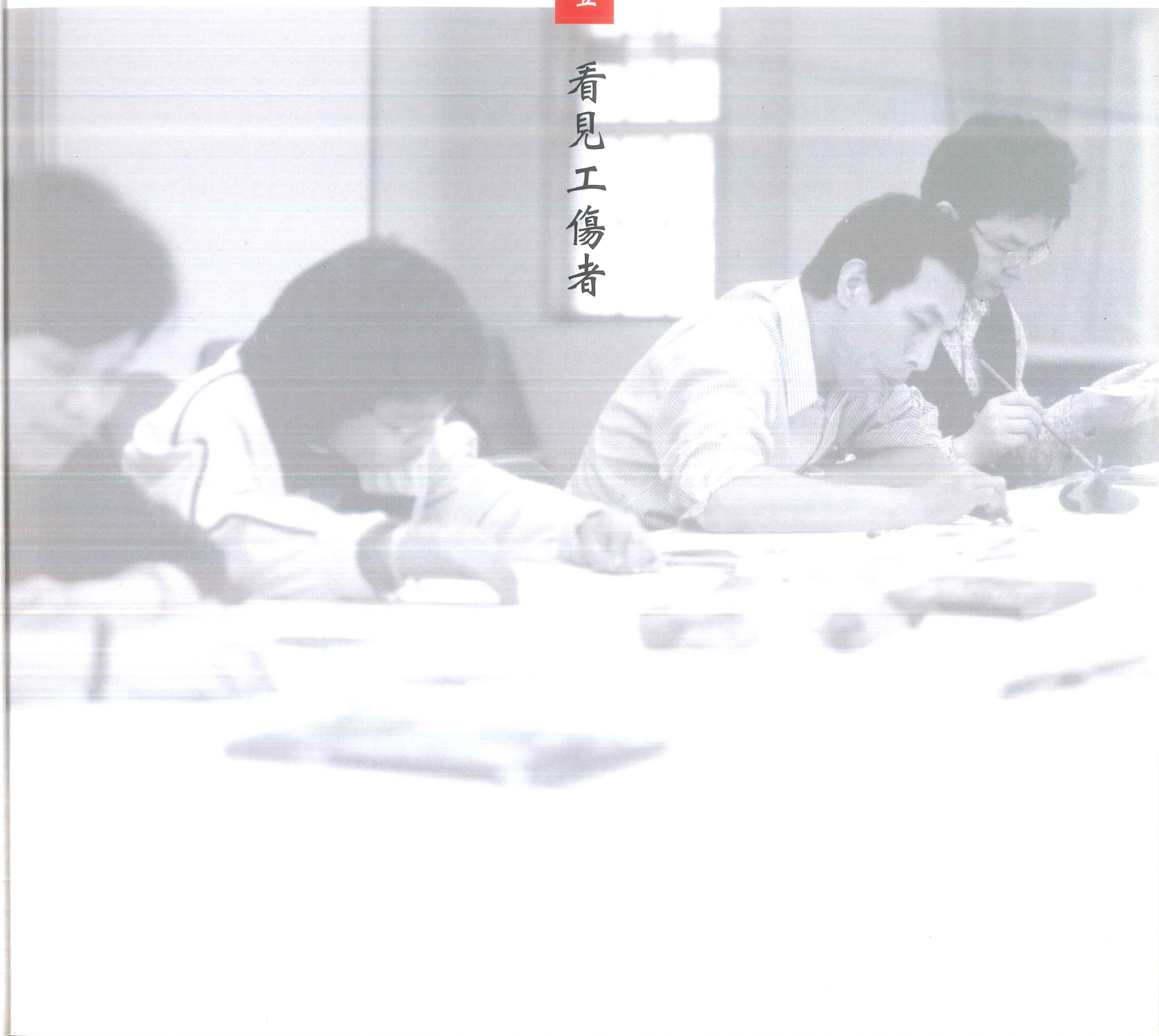
建碑宣言(中文版)		86
建碑宣言(英文版)		87
建碑大事記(中文版)		89
建碑大事記(英文版)		91
伴隨一生的傷痕		93
工人畫(話)工殤		94





壹

看見工傷者





# 花開如血——記台灣第一次工人畫展

顧玉玲（工傷協會秘書長）

木棉花開了。滿街都是灼紅的碩大花朵，一朵朵擊向春季的天空。

每週一的下午，肢殘的工傷者、失去至親的亡者家屬持續的共同作畫，分享畫作心得，也互相調笑打氣。台北街頭，木棉花像鮮血般挺立在光裸無葉的枝頭，花開得熱鬧了，乾脆就跨越漸漸凋萎的過程，直接掉落重擊到地面。花落地後，就是果實長成、初芽上枝的時候了。

這樣一個悲壯又有力量的意像，深深撼動大家的心，得知木棉樹又名「英雄樹」後，更是決定把工殤畫會第一次台灣工人畫展命名為「木棉花開了」，將木棉花鮮血般的意像，與工殤血淚相扣合，更將花落後成就了新葉生生不息、棉絮製衣保暖的歷程，直指經濟奇蹟背後的「無名英雄」，就是數十萬工作傷亡的勞工！

## 集體揚聲器

工傷協會成立十年來，除了永遠忙不完的法律扶助、勞資爭議外，我們陸續開著說故事的小團體，或是為了彼此療傷，或是為了激勵打氣、或是為了上台講習……工傷者勇敢揭露那場意外前後的心情，亡者家屬流著淚訴說失去至親的傷痛與不捨，把生命中最痛的經驗藉著「說故事」，爬理出深層的個人脈絡與共通的社會意義。

1996年，我們藉著「工傷顯影」攝影展與「工殤—職災者口述故事集」的出版，將個別的工殤故事與影像集體展現，讓社會看見並正視職災問題；1997年，說故事匯整成一部「職災災害勞工保護法」送入立法院，個別經驗中挫敗的、受傷的、激憤不平的爭議環節，都成了集體立法材料；說故事的歷程，也發展成一首追悼工殤亡者的歌「伴隨一生的傷痕」，由「黑手那卡西」的

工人們，和亡者家屬共同練唱，破天荒在2000年登上國家音樂廳的舞台，二千多名聽眾裡，有人默默拭淚……

協會顧問夏林清是蘆荻社區大學的校長，社大的課程中每一堂設計都儘可能貼近這些社區民眾的生命經驗，劉秀美老師的「國民美術」繪畫課就是其中一個。社大成果展時，我看見社區居民一幅幅訴說記憶的生動圖畫，我想起張榮隆總不時寄來他的旅遊相片，調侃與感慨都深刻；想起吳明政擺動著鐵鉤狀的雙肢，笑著推辭：「啊我不會講話啦！」；想起賴粉提及亡夫就要哽咽難言，可總不忘做了蛋糕來請大家吃……我彷彿找到一把鑰匙；故事背後，無法言說的心情！

還有誰想說說不出口？還有什麼是文字語言難以說分明的？記憶中跳動的心事與場景，恍如昨日，個別的傷痛需要集體的空間來整理，個別的挫折更需要集體的交流來重新定性。透過蘆荻社大引荐了劉秀美老師，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基層教師協會出借場地，我們開始了工殤畫會，工傷者與亡者家屬用色彩來說故事。

血跡斑駁的印記，經過不流暢的畫筆再現，似乎就少了驚懼，多了情感。美華筆下的鷹架形體被簡化，只記得「高」的感覺，跌落過的人想呈現「危險」的訊息；慧中的街道木棉樹上，長著鮮紅的工人殘肢……這個社會的麥克風永遠鎖住少數有權勢的人，工傷者在繪畫團裡，找到集體的揚聲器，大聲的，說出工人階級看見的世界。

## 記憶與訴說

連庭玉發生職災截斷右手的時候，才十七歲。二十年後，她畫了一個穿著透明衣裙的女人，義肢拿在手上，腳上纏著鐵鍊，但額頭綁個抗議似的「工傷協會」頭帶，腰間還宣誓性地寫上「不要流血」。那個女人，看起來強壯又有力量，眼神嘴角都堅韌篤

定。

連庭玉與謝成源是在協會成立後結婚的，二位工傷者互相扶持、接送出綿長的情份。到她家時候，她邊聊天、邊煮飯、邊泡牛奶，在老舊的眷村搭建出來的窄小廚房裡忙進忙出，坑坑匡匡的鍋盤碰撞聲聽得人心驚肉跳，她的大女兒不客氣說：「媽媽最會拖時間了。」而她則細聲像道歉似地告訴我，冬天幫孩子洗澡時最緊張，天氣冷怕孩子著涼了，但一隻手又要擦毛巾又要拿衣服動作怎麼樣也快不起來……在工殤畫繪裡，連庭玉可是身手快捷的畫者了，她下筆不多加思索，彷彿所有的構圖都在她心中操練過千萬遍了。在她畫的「結婚典禮」，新娘新郎相擁著各露出一隻手，巧妙地隱藏住各自工傷截斷的臂膀。畫框處她仿卡片的描邊放上粉色彩帶，她與他分別失去的左右手放大了，緊緊地圍繞著他們的婚姻，像要牽起手來。角落裡畫著17歲的她被機器捲傷的畫面，但粉紅色禮結懸在畫的上方，仿如一個巨大的祝福。

張榮隆的畫，意像繁複而細密：路燈下一個拄拐仗的年輕人筆直前行、淌著血的身軀漂浮在半空中、放在餐盤上捲曲赤裸的工人……他總是說：「沒什麼，半夜睡不著，隨便畫。」他年輕的生命在失去一手一腳後，學習另一種完整表達自己的方式，而且不容迴避地想與社會對話。

十五歲打工就截去右手的竣凱，下筆竟是工整的幾何圖形，人物的五官四肢都以色塊呈現，造型突梯又有奇趣；年紀最大的來旺大哥完全以自己的進度前進，一年多來都以花朵為主題，後來開始加畫各式女人，一筆筆都是明亮色調，我想，他一直在畫他認為最美的、最有色彩的東西。十幾歲就進入紡織廠的葉子，染整機、車衣機一幅幅源源不絕地畫不完，機器間還夾了雙工人的腳；吳明政的義肢夾著畫筆，使力有限，粉筆畫的色調就平淡了些，可他一個下午專注地在記憶中的農家母親，一筆一鉤在畫紙

上塗塗點點補綴了天光、雲影、秧苗，讓他荷著鄉頭的母親，不寂寞。梅菊和麗華都是亡者家屬，畫畫時就不單是個人的觀察，她們都有個對話的、思念的對象，畫得深入了眼淚都不能停，梅菊喜歡回憶，一筆一筆細細描繪丈夫在世時二人對望的圖像，親蜜時光；麗華偏好述事，一張畫紙從工廠滴著血的人一路到醫院急救，歷歷在目。藉著記憶與敘說，她們找到為亡者留下歷史痕跡的方式。

## 工人文化勞動史

在利潤導向的市場競爭邏輯下，降低成本以求累積資本幾乎是台灣過去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主軸，而職災率的居高不下就成了經濟奇蹟的副產品，數以百萬計的「工傷意外」恐怕多半是意料之中。每年逾三萬個工傷案例，血淋淋地指出工人在勞動現場「賣命工作」的事實！

2002年四月，木棉花開了，工傷者推動逾七年完成的「職災勞工保護法」就要實施，工殤畫展就要揭幕。我們忙著裱裝畫材粗簡的作品，勞動者眼中的農村、工廠、身體、與愛戀，每一幅畫作都有千言萬語，我們找不到任何現成的美學論述可以引用，沒有可以臨摹的範例可以自我定位，但一張張粉彩作品下，生機勃勃地呈現著工人階級共通的生命經驗，受過傷的手卻描繪出豐富的勞動文化紀實，動人的力量如木棉花般灼烈。

這是經濟發展統計數據外的工人野史，勞動文化如此真實而未曾被記載，未曾被看重；階級血淚譜成嚴厲又謙卑的巨大控訴，像高挺的英雄樹，四月裡綻放著血紅的花朵逼人面對，又在花開後慰以柔軟暖人的棉絮，成就了綠葉成蔭的世界。

「木棉花開了」不但是台灣第一次工人美術展，恐怕也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工殤畫展，這次的畫展及畫冊出版，最重要的是



11位工殤畫者的創作不懈，劉秀美老師及芸屏、幸玲一年多的耐心陪同，此外還有協會同仁國楨、小卍、雅婷、臨風、晴美姐分擔龐雜的庶務工作。另外，特別要感謝的是，夏林清老師長期協助工傷團體說故事的歷程、並安排延展黨荻社大的繪畫課程到工傷協會，並迎瑞老師在協助RCA罹患職業性癌症工人記錄抗爭史的過程中，抽空記錄工殤畫會的歷程，以及這本畫冊中畫作翻拍李明澤的幫忙，榮隆、志蓄的文案，允華、佳臻、睿楷的翻譯，

都在時間極度壓縮的狀況下，讓這本畫冊趕在台灣第一屆428工殤日前與大家見面！

於2002年428工殤日前夕



工傷協會、工委會推動逾七年完成的「職災勞工保護法」即將在2002年4月28日正式實施

## BLOSSOM INTO THE BLOOD -Note of the First Workers' Paintings Exhibition in Taiwan

Ku Yuling ( General Secretary of TAVOI )

**K**apok tree blossoms. The huge red blooms like fire brush the streets, each raises itself toward the high sky of the spring time.

Every Monday afternoon, handicapped workers and families with one of their members gone, join together to paint,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and also to relax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s. On the streets of Taipei, kapok blooms stand on the naked branches. With the climax of the flowering, they would pass over the gradually searing and just fall straight to the ground. When after the flowers falling, comes the bearing of fruit and bud.

This image of strength and tragedy touched our hearts. After knowing the kapok trees are also known as "tree of heroes", we are more convinced to name the first workers' paintings show of the Injured Workers' Painting Group "Kapok Tree Blossoms". We tried to connect the blood-like image of kapok blooms with the real blood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Moreover, that the falling flowers make the circle of life complete, and the kapok trees produce materials to make clothes, point out that the "nameless heroes"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are actuall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hat injured or killed at work!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AVOI ( Taiwa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 except the lawsuit counseling and argument between employers and workers that never seems to an end, we started small groups of stories told for healing each others, encouraging as such, or speech on the stages.... Injured workers bravely expose the feel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 accidents; families of the passed workers speak of the sadness and stress of losing a close family with tears. By the "story telling" of the most painful experience of life, they discovered the deepest personal field and the common social sense among them. Individual depression needs group interaction to re-defin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iss Liu Shio-Mei by Lu-Di University of Community and offering of space from CALL Commission of Legislative Action and Basic

Teachers' Association, we started the Painting Group of Kapok Blossoms with the stories told by the injured workers and families of the passed with colors.

Under the profit-first logic of the competitive free market, capital accumulation by lowering the cost is the prime rule of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us the high rate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become the vice-product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Million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were actually not far from being expected. Over thirty-thousand case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point out the bloody fact that workers work with their own lives at stake!

In April of 2002, kapok blooms, the "Occupational Injured Workers Protection Act" that being asked by TAVOI for over seven years is going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and the injured workers' paintings is up to show. We were busy furnishing paintings with materials so simple. Within the laborer's eyes, the country, the factory, the body, and love are many words painted. We cannot find any ascetic discourses to quote, or any examples to place ourselves. But on the very works of canyons there reveals the common life experiences among working class with vivid images. By injured hands show the varied labor cultural realities. The moving strength glows like the kapok blooms.

This is the non-official history of workers besides the stat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abor culture so real, so unwritten and so overlooked, the tears and blood of the working class raise to be the great accuse that is both serious and humble. Like the hero's trees standing straight, blooms in April to make us not to ignore, to comfort us with soft and warm cotton wool after blossom, and to cover a world with motherly green leaves.



## 文化工人

(劉秀美) 工殤畫會/國民美術指導老師

人的世界，天生的不平等，不只表現在經濟的階級，同時也表現在文化的階級中。

城市取代農村，爲了大量工業的需求，產生了人的社會中的勞工。位於底層的勞動者，又使他們的家庭處於勞工世襲的生涯。

在過去那些年代，不論是三〇年代的左派文學，或是七〇年代台灣《人間雜誌》的攝影鏡頭，或是油畫家洪瑞麟的的礦工群像，何經泰的工傷工人肖像，以及楊青矗的工人文學，都是由藝術創作者以深切的同情爲工人所做的群像紀錄，建立於同情和慈悲心的創作原點使工人形象成爲藝術作品，呈現在社會大眾眼前。

工人在底層世界的生活以勞動世襲的無助家庭過程中無機會碰觸文化場域，也無權利參與藝術創作，更加沒有任何自我文化解釋權。長期以來必須仰賴由主流文化界所領導的菁英階級或知識分子，以及文化人士爲他們代言。這是台灣工人族群，也是世界的工人社會第一次由工人這樣一個底層社會的勞動者，以他們

最大的尊嚴感和豐富的生活血淚爲自己所描繪的生命之圖，更驚喜的是在創作過程也順便帶出了他們的文學記述。

過去斑斑血淚的工人運動史，粗糙的文化表現中，獨獨美術缺席，以工傷爲例的肢體殘障人士，每當有藝術界人士參與教學，莫不是教他們使用艱辛萬難的口足、義肢，根據臨摹畫稿完成一幅幅與現實遭遇毫不相關、與淒楚內心世界內容迥異的「向日葵」或「錦鯉」等粉飾太平的畫面。今天我們很有幸看見工人終於超越文化階級的樊籬，勇敢的以畫筆完成自己工人生涯的紀錄，以及工業社會對工人無情的剝削。他們也親手製作工運海報，支援許許多多受害的勞工弟兄。

這一次的工傷美展是台灣美術史上的奇蹟，也是台灣美術史上令人驚奇的經由人民生命線所刻畫的社會史畫。無論台灣未來走向如何的產業轉移，這一段工運的美術之旅，清楚地紀錄了五〇年代的農村凋零，工商起飛。七〇年代的冷酷外銷政策，喪失了珍貴大地的環境生態；八〇年代的職業病傷害和土地污染；九〇年代的外勞引進和工人失業，工傷家庭解體；無助和無辜的工人前途茫茫的一頁工人血淚史。

## 搏鬥與哀悼的色彩

夏林清（工傷協會顧問、蘆荻社區大學校長）

勞動傷亡是工業發展的祭品，是城市現代化的代價，是傷痕的烙印、亡者家屬深沈的傷痛。

工業化是冷酷無情的，現代化是亮麗冷漠的，但傷者是倖存的命運搏鬥者，亡者家屬是勞動歷史的見證人。

畫冊出版是勞動傷亡生命搏鬥的表達與紀錄。

台灣的繁榮，台北的亮麗是誰建構的？爲城市亮麗面貌與輝煌歷史墊底的當然是工人，只是誰來爲工人記錄他們的史實？不再指望與抱怨，自己來創作吧！

創作是文化生產與傳播的行動，這本畫冊是一個起點。

有多少人會比蕭美華更知道什麼是恐懼？身心轉不動的恐懼，在彩繪圖像的敘說中釋出。斷手的臨描是抗議的再現，工業化無情地壓迫傷害了她，但她卻還給社會一幅幅色彩豐富的圖畫。晚婚辛苦的曹麗華，在思念亡夫家居畫作中，以溫柔的哀悼，淬煉出夫妻一場深切的情意。

過去10年以來，工傷協會摸索嚐試各種途徑組織工傷者，他們的嚐試正以不同的形式紀錄著台灣失落了的勞動歷史。工作傷亡者以圖畫展現了生命搏鬥與哀悼的色彩！



繪畫這種傳統上屬於有閒有錢人士的休閒活動，或是已將它生產專業化並為淬取美感經驗而存在的創作行為，工人繪畫似乎提供另一種視野與想像，對社會對工人自身而言都是一種難得的教育。

這次畫展所展出的畫作是由受職業災害傷害的工人或家屬，單獨或集體完成。內容有對職災現場的記憶，有對老闆資本家的描繪，有對家鄉和逝去親人的思念，更有對關係與生命的追求與渴望。

工人是以生命來畫畫，以畫畫來記錄生命，像是紀錄片一幕幕地上演著工人的生命歷史，如此生活，如此真實。對工人而言畫畫並不是目的，故不能以傳統的美學概念去理解工人畫，因為那樣的角度會侷限了對工人畫的理解，從展出的畫作中我們可以看出畫畫是一種療傷與甦醒的過程，所以只談美學會忽略了這繪畫過程對工人所可能扮演的教育意義。

同時我們也不能冠以“素人畫家”的標籤去框限了對工人畫的想像，因為它除了具有素人畫家的質樸與率真之外，它包含了素人畫家所沒有的視野與社會意涵，它是一個時代的“非官方記錄”，一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與反諷，也是一首描寫台灣五十年經濟發展的史詩和“真實電影”，這裡沒有虛構沒有想

## 過程重於目的的工人畫

井迎瑞（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教授）

像，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與社會文本，做為一種運動策略而言，此次畫展的主辦單位和指導老師均已跨出了抗爭有理概念先行的窘境，而認真的去考慮如何充實“工人文化”的論述以協助工人提高自覺與理性思辯能力，為可能產生工人文化而奠定基礎。

“職業災害”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指標，它反映出一個社會在追求發展的同時如何的去看待生命和身體。它是由於接觸危險，勞動的強度和密度，工人的安全教育，勞動場所的安全設施等諸多因素交互影響之下而發生，以喪失生命或以肢體殘缺作為終極符碼，訴說國家權力如何在工人身體上操弄著“身體政治”。我們在追求生產力與高產值的過程裡，工人的面龐變得模糊，生命也都成了數字，職業災害事前的防範與事後的補救我們到底做了多少？在追求經濟發展的“正確”目標下，工人像耗材，連回收也不必。然而，工人並沒有屈服，這次畫展就是他們的證言，他們不亢不卑的向我們說著他們仍然勇敢而堅強得活著，他們需要得不是驚艷與讚嘆，他們要的是對他們做為一個人的尊重，這個不知我們聽到了沒有？

於直潭工寮

## 木棉花下的勇者

李志薈（作家，工傷協會義工）

我是先聽過他們的故事，才開始慢慢認識他們的。

那些交織在文字記錄或照片裡，血淚斑斑的控訴，曾經讓人以為：這群因工作傷害，終生沈浸在痛楚裡的勞動者和亡者家屬們，必定是個個內心充滿了怨恨，並且，亟欲向整個社會發出追討不義的吶喊。

然而，我從他們眼中看見的：反倒是更多的認命與無奈。

他們當中，有人遭沖床剪斷手掌；有的因電擊截斷四肢；墜落、撞擊、燒燙傷、脊椎碎裂；有的，甚且失去了他們摯愛的親人。殘廢和死亡的陰影時時盤據著，致使他們看起來要比一般人沈默而靦腆；即使言談中偶爾傳出幾聲爽朗的笑聲，聽了也只是讓人更加淒迷而已。有時候，我同他們聊著聊著，發現淚水開始在他們眼眶裡打轉，便知道某些難以承受的往事又慢慢攀爬上了，那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當我們正在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那些碰撞和損傷便由他們默默承受著，這是台灣勞工的宿命與悲哀。

然而對他們而言，不認命又能如何？這些人，大多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些人甚且無法提筆為文為自己發聲，面對占盡優勢的資方，所謂追討不義的吶喊，無疑只是螳臂當車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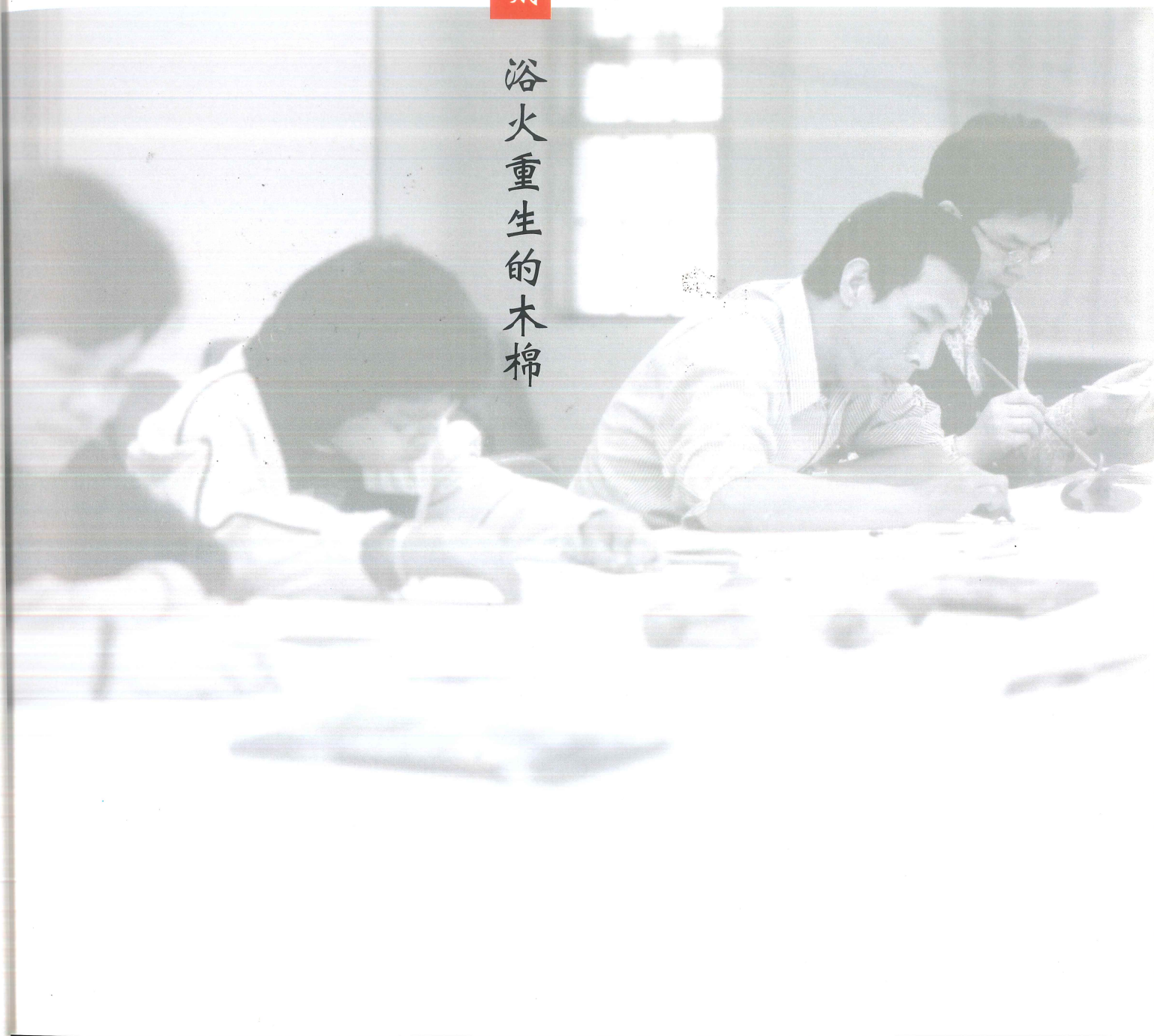
幸好，我們還有美術。透過繪畫，不僅紓解了那種難以言宣的煎熬；也把長久以來埋藏在他們心底的工傷記憶描繪出來，權作一種工業文明或時代的見證，期盼透過這本畫冊的發表，能讓社會大眾、政府和資方記住這類「鮮血的教訓」，從而更重視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困境。

訪談的這段時日以來，我和他們從生疏到熟稔，彼此慢慢成為朋友。曹麗華和利梅菊雖然失去丈夫，然而那艱苦卓絕的母者形象，經常讓我感動不已；張榮隆像個孤獨卻古道熱腸的俠客，還有失去雙手卻樂天知命的吳明政，沈默卻熱心的李峻凱；以及從苦難日子裡熬過來的連庭玉、高金葉……他們雖然遭逢許多意外與不幸，卻像浴火重生的木棉，依舊認真地活著。如今，我細細品味這些的畫作，彷彿再一次重溫他們的故事，然而我知道一切都不同了，這一次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貳

浴火重生的木棉





## 曹麗華 46歲，工殤亡者家屬

Li-Hua Tsau, 46 years old, family of fatality.



水中的精靈  
Spirit of Water

我今年46歲，民國72年從緬甸仰光來台依親。36歲時經人介紹與丈夫結婚，才一、二年，丈夫便在為寺廟油漆時不慎跌落喪生了。至今，廟方還不肯承認疏失，經過兩年的勞資協調，賠償依舊沒有結果。

後來透過「工殤春祭祈福法會」認識工傷協會的蔡幸玲，才鼓起勇氣加入繪畫班。每次來上課，都有一種回娘家的感覺。畫圖時，會讓我想起家鄉、想起老公、想起我們曾經擁有的夢想。我喜歡畫樹木、畫花草，它們雖然不像人可以說話，但我總覺得，它們也有自己的生命和表情。

畫畫的時候，我心裡其實滿快樂的。人家都說我畫得很醜，可是我不以為意，因為我感覺自己畫得很美。就像我女兒老愛笑我長得醜；可是我常對她說：「不會啊！媽媽覺得自己很漂亮呀。」

畫完家鄉緬甸的回憶，我想畫這些年在台灣經歷，想跟老師說，未來作品足夠了，請幫我出一本書，就用繪畫當作我一生的傳記。

## 憶亡夫 Missing my husband

午夜夢迴的時刻，我總恍惚看見丈夫熟悉的身影……

我老公生前最喜歡收藏茶壺。雖然他並不喝茶；但得閒的時候，總會帶著我到光華商場或夜市去尋寶。有時候甚至會搬回一些奇木、怪石，家裡的客廳便擺滿了他從各地蒐集過來、千奇百怪的壺具。

丈夫去世後，我堅持將他的東西完整地保留下來。每次看到這些茶壺就會想起他生前的總總……。當我一筆一畫將腦海中的影像勾勒出來的時候，感覺丈夫也在我的身旁，正細細摩挲著茶壺。那種甜蜜和溫馨的感覺，彷彿他一輩子都留在我的心中。





### 掃公園的女畫家

*Fresh Congresswoman*

社會局幫我安插一個塔城公園掃地的工作。公園是個充滿生氣的地方，老人學跳土風舞，情侶躺在草坪看天空，女孩們坐在石椅聊天，小孩們忙著溜滑梯……一切如此生意盎然。不知不覺，我也被感染了幸福的氣氛。



### 加護病房 ICU-1

不斷地在腦海翻滾的畫面，是那個不眠的長夜。  
我突然接到醫院的通知，說丈夫此刻正在他們的急診室。我一聽，腦中霎時一片空白，慌亂得不知如何是好。  
前往醫院途中，我心裡默默祈禱千百遍：見到的，卻是一個已然失去意識的丈夫。  
丈夫昏迷的那二天，我和女兒的淚水都流乾了。  
腦海中只浮現他乾癟的身體插滿了點滴、針管。跳動的儀器數字像催命符般令人心悸。  
我整夜無法闔眼，丈夫全身是血、頭臉瘀青的慘狀，從此變成我夢裡可怕的魔魘……



### 家鄉的石頭廟

#### Stone Shrine at Homeland

緬甸家鄉有個石頭廟傳說：石頭廟懸在山壁上，裡面放著珍貴的神仙頭髮。附近頑皮的猴子喜歡去拉頭髮，神仙一怒之下，把他們全變成一顆顆石頭了。

傳說人們一輩子只要去過石頭廟三次，就不會窮了。我記得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去時，自己才19歲，對未來有無限的憧憬和夢想。第二次是舅媽帶我去的，那時我25歲，已開始懂得為生活憂慮，希望自己一輩子不要窮；但後來終究沒去過第三次……我經常想像：在夜深人靜的夜晚，有月光替我引路，我將帶著先生和女兒一起回到緬甸的石頭廟，為一家人未來的幸福祝禱。



## 新的立委

新科女立委  
Fresh Congresswoman



我的家鄉  
My Homeland



加護病房  
ICU-2





### 母親節

#### Mother's Day

先生還在時，女兒總是黏著爸爸。女兒的長得秀氣，眼睛很大，像爸爸。在我眼中，我的寶貝女兒沒有缺點，和爸爸一樣很有人緣。

記得女兒三歲那年，畫了一朵康乃馨給我，當作母親節的禮物。那時候，我的先生還健在嘍……。現在，爸爸走了，女兒還是會在母親節畫一張卡片給我，也會在父親節時寫一張卡片燒給他。

現在，女兒長大了，變得十分懂事。我生病時，經常是她來照顧我。有時候，我經常會懷念女兒三歲時的那個母親節，我抱著女兒，坐在一團康乃馨前，一起等待爸爸回家。



### 苦瓜臉

#### The Sad Face

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我需要兼好幾個工作才能維持生計。記得上次學校廚工的工作只做了四天。因為組長老愛吃我豆腐，其他同事嫌我聲音沙啞，處處跟我為難。

不知怎地，現在我看到蔬菜、水果，腦海裡，老是浮現一堆苦瓜臉。



## 利梅菊 50歲，工殤亡者家屬

May-Ju Lee, 50 years old, family of fatality.

我是一個單親媽媽，有三個乖巧又懂事的孩子，他們都是我和老公的最愛。

四年前，我老公因主管機關忽視工地安全，喪失他寶貴的生命，這是我心裏永遠的痛。我常想，這是上帝給我的人生開了一個大玩笑。我的家從此殘缺不全；而我，也從一個處處被呵護、被照顧的小女人，一夕之間，變成需要承擔家庭所有的重責。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受了不少的苦。曾經也想跟老公走；但，實在是放不下家中嗷嗷待哺的小孩。

自己從年輕一直都是在做衣服，因先生的離去，迫使我不得不更賣力工作，來維持一家的生計。以致自己也得了職業病—板機指。真是苦不堪言。上課時，難免會想起以往與先生相處的種種，但我期望能畫出我人生的記憶，更期望藉由畫畫來加強自己的信心，開啓內心的另一窗。

現在的我，因為工傷協會的鼓勵和關懷，漸漸地從失去親人的陰影中走出來。雖然走得並不是很穩，但總是敢面對傷痛了。是該向前看的時候了，就讓那些過往的不幸埋在記憶的深處吧！



### 板機指

*Finger at the Trigger*

每天拼命工作十四小時，我得了罕見的「板機指」。

醫生說那是手指使用頻率過高，太過勞累造成的。發作起來，手指會凹成<字形，像脫臼，彷彿有人拿針尖刺著。開刀休息半年之後，依舊無法完全復原，現在，偶爾發作起來，還是痛苦難當。

有時候，我會想：這樣小小的症狀都已經如此難熬，那些因工作傷害，失手斷腳，或者一輩子帶著舊疾的勞工朋友們，那種生理和心理的痛楚，才是真正的煎熬吧。

### 填補

*Making Up*

先生去世的那段時日，我只能讓自己拼命工作，來填補我心靈的破洞。衣服一件一件從縫紉機裡流出，時間緩緩流逝，這時候，我才能稍稍感到平靜。一方面，為孩子的生計付出和奉獻，讓我覺得完成丈夫未竟的責任；另一方面，我在家裡客廳工作，感覺丈夫還一直陪伴在我身邊。

記得以前先生工作回來，總會叫我放下縫紉機，帶我出去夜遊。散步，買東西，或一起吃個宵夜，感覺又回到年輕時，兩人的時光。然而現在，再多的縫補，也喚不回我對他的思念。





### 哭泣的假面 Crying Mask

先生剛去世時，好常一段日子，我都不敢出門。害怕別人的詢問，即使是關心，不小心，都會刺傷我的痛處。我最怕別人嘲諷的眼神：為什麼丈夫去世，還能表現得如此堅強？

然而，我不堅強，這個家就要倒了。孩子都還在唸書，我得更努力工作，才能撐起全家的生計啊！

於是，我覺得自己變成一個雙面人，人前一個臉，人後又是另一個面。夜深人靜的時候，那暗暗的哭泣，沒有人能夠體會。



### 幻滅 Death to the Fantasy

那一陣子，我的心情就像天氣一樣，陰晴不定。

先生車禍的現場，鮮血、玻璃碎片，和嗚嗚啼叫的救護車，每每像惡夢般纏繞著我。在加護病房的兩個禮拜，我和孩子們每天以淚洗面。心情，便隨著先生病情的起伏而牽扯著。他昏迷時，感覺天昏地暗；他好轉時，又彷彿陽光露臉微笑。當醫生說出：不概不行了！我以為外頭雷雨交加，天地也和我同悲。

用救護車急送丈夫回家安息時，我小心念著：「城，過橋了！」卻總是害怕車子開得太快，他會來不急跟上。那瞬間，所有的畫面又開始在腦海盤繞。先生安詳的面容一如往常；然而我知道，一切一切的希望，此刻，都已成幻滅。



### 年輕時光 Golden Youth

我和先生同年，原屬遠親，國中時才互相認識。初中畢業後，他到基隆造船廠工作後，我們才開始交往。

他服役那三年，是我們感情發展最快的時期。每每他放假回來，總會帶我出遊。我們的足跡曾遍佈陽明山、烏來、和平島、八卦山和曾文水庫……。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相戀的過程中，曾經遭受雙方家長的反對，然而，我們都一一克服過來了。記得那一次，在烏來，剛下過雨，雨後的天空有美麗的彩虹。他挽著我的手，嘴裡哼唱著甜蜜的歌曲。那一天，他告訴我，即使家人反對，也要帶我去公證結婚……

至今，我仍經常記得那個落英繽紛的午後，他深情的眼裡，那種堅決的表情。那一瞬間，我心裡早已偷偷決定，他是我要托付終生的人了。



### 張榮隆 33歲，工作時高壓電擊導致右手、左腳截肢

Jung-Lung Chang, 33 years old, high voltage electricity shock caused amputation of right hand and left leg.

**最**喜歡的自己也不清楚，經常在變，休閒育樂也只有釣魚，那也是在受傷之前；受傷之後連釣魚都有點懶，也是自己變的不方便不想麻煩他人，甚至連釣具都被朋友接收了，直到最近才又開始想跑工藝品店，從三義、鶯歌、八里石雕有時也會到建國花市跟重新橋下的跳蚤市場，只是看的上眼的都買不起，價錢低的又看不上眼手工又差，自己第一件收藏是服役前一個人騎機車環島在佛光山買的銅鑄工藝「文殊菩薩」到現在也有十多年了，反正家裡也沒地方擺設現在小孩子又多，幸虧是用銅鑄造的不然也保留不到現在。

自己要如何解釋對自己？對我自己來說真的好難，好像坊間書局裡擺放的自傳，說自己小時後就看著魚兒逆由而上，還是要砍顆櫻桃樹，不然也可以打破儲水用的大水缸，你會相信嗎？管他的力！反正有人說我好有人說我爛，如果你還要我來解釋自己，那最簡單的解釋也只有說「爛人一個」反正自己真的是毛病

一堆，好聽一點就是「個性」或是「風格」吧。

想要了解我嗎？套用一句廣告詞『妳可以靠近一點』尤其是86年6月8日13：55以後的我。因為在此之前的我你再也看不到了，連我自己都快忘掉那種感覺，在那之前的我。忘掉海水在風裡的味道，忘掉山澗裡溪水的清涼，忘掉在石頭上跳躍的笑聲，忘掉將魚竿拋向遠方那種等待的希望。

ps：86年6月8日13：55職業災害發生的日期

### 盤中食 Food in the Plate







陸 6.17  
2001

吶喊後  
*I'm Tired*



紅塵  
*Land of the Living*





### 背影

#### Figure of the Back

深夜裡沒人的醫院走廊上，穿著剛做好的義肢，忍受剛癒合好的傷口撞擊硬梆梆塑膠纖維，來回練習習以為常的動作——「走路」，來來回回走在這條不長的走道上，只因為不敢也不希望在別人的眼光下看到我這般淒慘的模樣，深夜的醫院走廊除了裝置在右腳上，那支用數種化學物質組合而成的物體撞擊地板發出的聲響，就剩下呼吸器插在那重症病患咽喉發出的聲音，和醫院裡濃烈的消毒氣味，現在的我聽不見病房外秋季吶喊的寒風。

「走」到病房外頭躺臥在柏油路上，看著天際外滿天星斗，多少次閉起雙眼心想這一切都是夢，都是夢境，只要睡上一宿就會不一樣，就會回到健全的模樣，但每一次醒來都將自己帶回到現實底下，重重的敲醒身體內每一條神經，提醒著這不是夢。護理站內值班的護士或許是見慣像我這樣的人，只要不出意外也都不加理會，「要出去啊！」「ㄛ！妳回來了」是我經常聽到的語言。時間對我來說已是沒甚麼意義，十月裡空氣中帶有絲絲寒意，將僅有的藍白條病服將身體包裹的更緊，依然躺臥在漆黑的柏油路路面，雖有點冰涼我仍不願回到現實的病床上。

### 星空

#### Starry Night

妳有多久沒看星星了  
或許妳有千千萬萬種理由  
或許妳有數不盡的藉口  
希願妳  
沒忘記那看星星的日子







死亡  
Death

在畫畫課所畫出來的畫，如果說這是一幅圖，我認為只是一張填滿顏料的紙張。如果說這是一張畫，倒不如說他是一種自我內心的影像。有多少次面對著圖紙，卻揮動不了沾滿顏料的畫筆，自己也記不清。卻在深夜寂靜時刻，得以不求成敗痛快揮灑腦海中片刻影像……雖說這裡是畫畫課，我在這裡學到的不是繪畫技巧，而是看到自己背後印在太陽底下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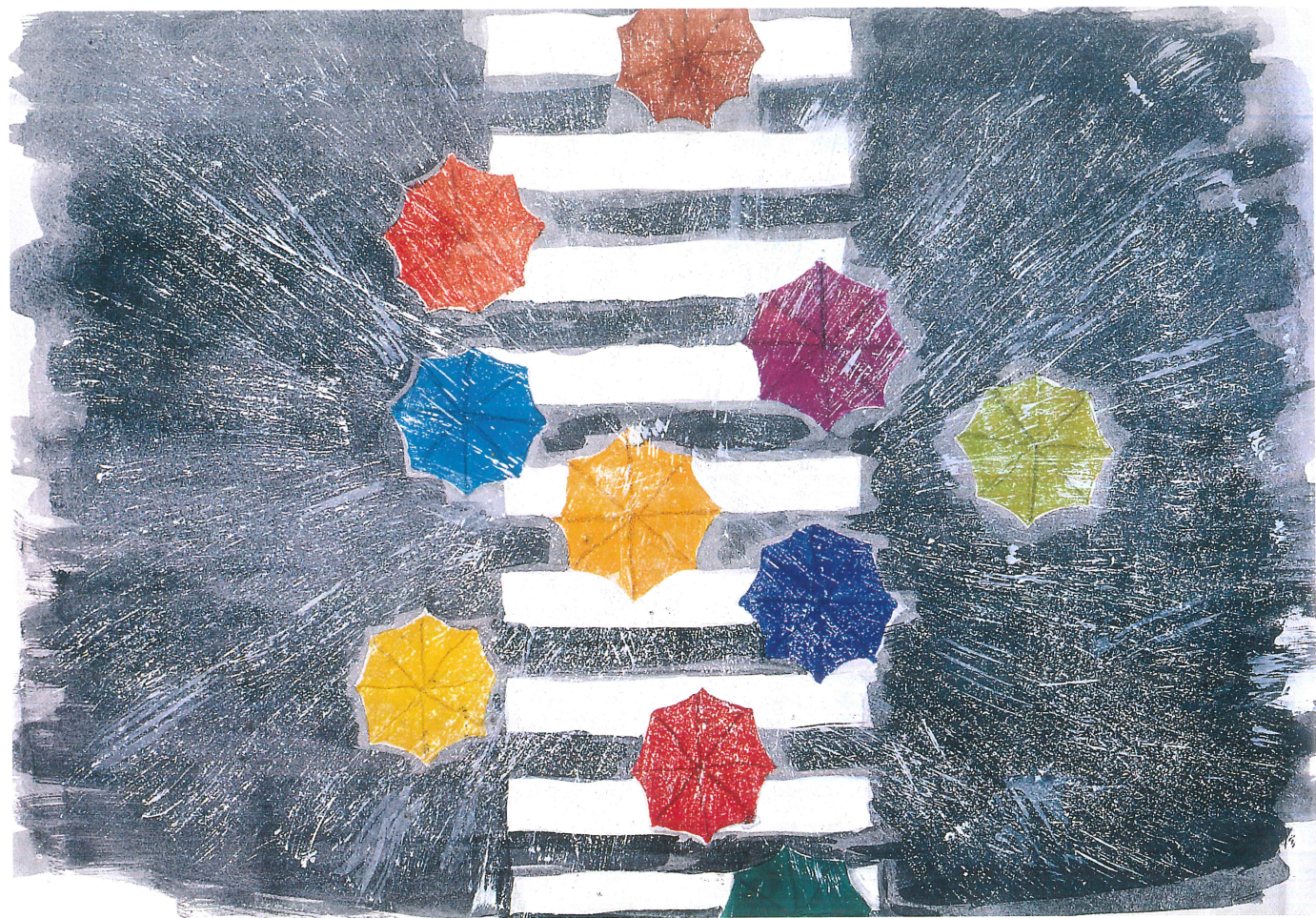


蝴蝶  
Butterfly

當音樂牽扯這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經，細胞也跟著節奏舞動起來，看著你嫵妙軀體將這份悸動表現的淋漓盡致，像是一隻在森林中跳躍的松鼠，穿梭在枝幹間，更像花海中飛舞的蝴蝶，舞動最美麗的生命，離我好近的你，可以感受到從你身上散發出來的體溫，和髮絲間傳來的香味。

好想陪你一起舞動，舞動最美麗的人生；但我是一隻失去二分之一羽翼的蝴蝶，無法陪你飛舞在花海中，無法陪你跳躍在這整片森林，僅能在泥地裡攀爬著，等待雨水將我塞進泥土。飛吧！在我心中你永遠是那最美麗的蝴蝶，綻放最精采的人生。





雨

*The Rain*

下雨了！在這十二層樓高的辦公室裡，看著落下的雨滴，像是一顆顆剛畫過天際的流星，雨！我不知道能否向你許個願望。許個……長命百歲……再求個…昇官發財……還有…平安幸福…快快樂樂……不是給我！是給我身旁周圍所有的朋友，謝謝！

黃來旺

68歲，遭鹽酸燒傷手臂

Lai-Wan Huang, 68 years old, arms burnt  
by hydrochloric acid.

我生長在桃園的農家，家裡是大家族，從小我就跟著父親種地，閒暇時，學過歌仔戲和子弟戲。

金門服役三年，退伍後，父親舉家遷上台北，從此在台北定居。年輕的時候，我都從事建築業，做小散工。民國69年，才轉行當紡織廠工人。民國83年，我做完布料染色工作，搬運空桶時，不慎被殘餘的鹽酸淋到，手臂嚴重灼傷。急救時，必須先將腐爛的手肉清除，再補上新肉。隨後整整三年，我都必須回長庚醫院做復健。還好老闆待我不薄，一切都照勞基法賠償。

生平第一次繪畫的感覺很有趣，心情也很快樂。我總喜歡畫花草、樹木，因為我覺得植物對我最溫柔。現實生活中，我也喜歡花、樹，因為它們總會讓我鬱結的心情開朗。我一輩子沒結過婚，沒有小孩；不過，透過繪畫，我想，我找到了情感的依歸。

花樹（系列）  
*Trees of Flowers-1*







花園裡的女人 (系列)  
*Woman in the Garden*

她站在那裡，美麗的丰采，亭亭玉立。襯著背後的花團錦簇，真是人世間最美的風景。雖然我不認識她，但在我心中，美如花樹。



花園裡的女人 (系列)  
*Woman in the Garden*



花園裡的女人 (系列)  
*Woman in the Garden*



### 工廠裡的幼稚園

#### *Factory with a Kindergarden (Shing-Bee Spinning)*

母親很早就去世了，我和父親相依為命，對女人有一種相當特殊的感覺。在紡織工廠時，我總愛在休息的時候，去看看廠裡附設的幼稚園。看著母親呼喚小孩、孩子尋找媽媽那種熱絡又溫馨的畫面，往往讓我想起對母親的回憶。



### 花樹 (系列) *Trees of Flowers*

從小，家裡就種了很多花樹。所以，花樹裡有許多我對父親和家鄉的回憶。

我喜歡花木，風吹草動間，彷彿向我訴說許多故事。寂寞的時候，我喜歡畫花樹，看著這些草木，我彷彿又回到童年歡樂的時光。



RCA浩劫  
On Site of RCA  
Catastrophe

和朋友到過RCA的工廠廢址，才知道，那真是一場浩劫。

污染的水井，受毒害的廢土，寸草不生的一片荒原。這才慢慢能夠體會，那些受害員工心中的痛楚。

至今，我腦海裡經常浮現：那些血流滿面的RCA員工，捧著亡者的靈位，日復一日地在这片荒原裡，哭喊。



連庭玉 38歲，纖維機頭碾傷，右手肘下截肢

Ting-Yu, 38 years old,  
clamp caused amputation  
below right elb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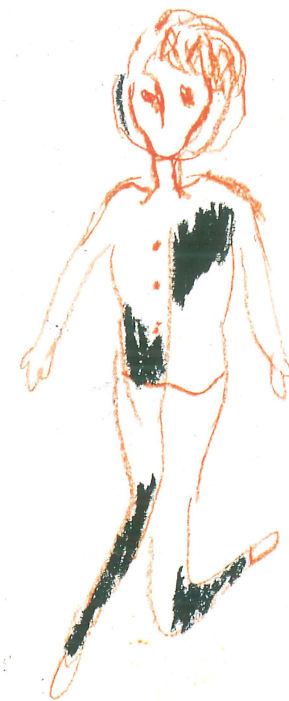
我是在69年發生職災的，那時我才18歲，半工半讀，在紡織廠負責機器保養與清潔的工作，沒想到手掌被精紡機機頭夾斷，從此失去右手。接下來，整個求學過程相當不順，同學有意無意地避開我，讓我變得更加封閉自己。

至今夢裡，那些往昔的記憶，依舊會令我心情低落，彷彿自己此生是個殘缺不全的人了。雖然，現在的我有兩個調皮可愛的小孩，有負責任的老公；然而，人就是這麼奇怪吧，有時候我還是會憂鬱，會想不開。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跟人群接觸，因為，和別人談天說笑的時候，總讓我有活著的感覺。繪畫讓我把心思專注在畫筆上，不再回想自己的坎坷，和許多纏繞在心中的不樂。雖然我的繪畫技巧生疏，但在老師的細心指導下，短短一、二個小時之內，我用色彩和線條，表現出工傷者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內心世界，感覺非常快樂。看到同學能克服肢體的殘缺，用義肢繪出美麗的圖案，有時也會讚嘆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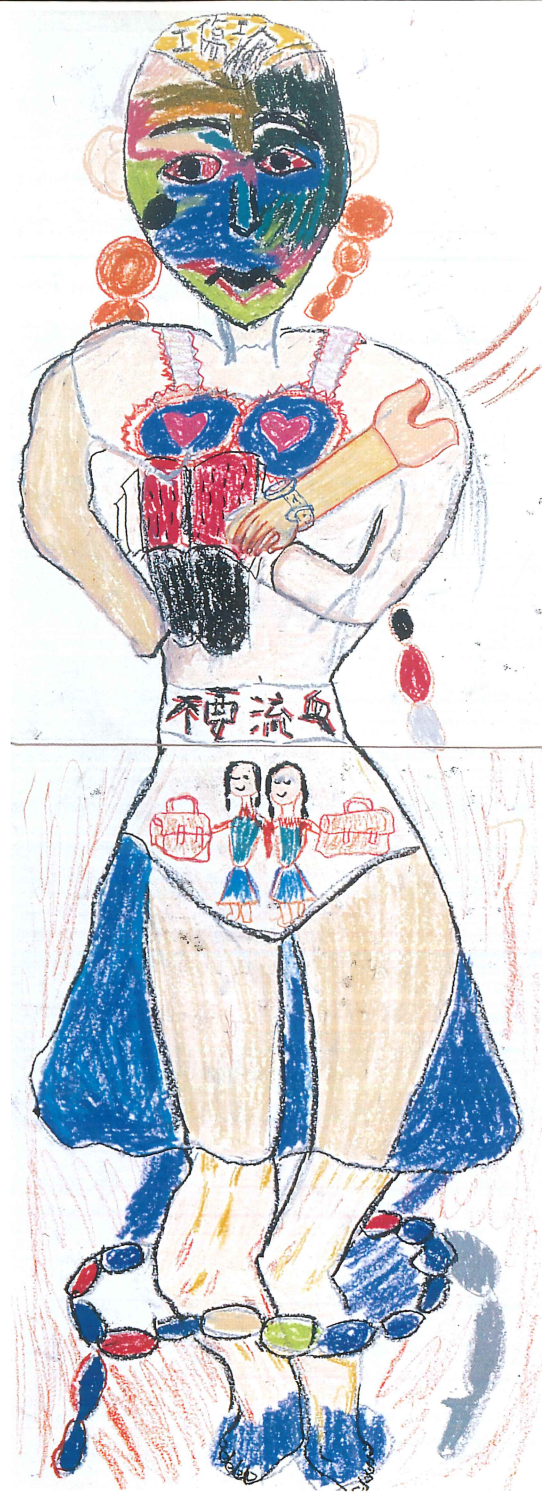
接下來的人生旅途中，我也想嚐試克服心理的殘缺，找出使自己活得快樂自在的生活方式。

嫉妒  
內疚  
羞恥



嫉妒、內疚、羞恥  
Jealousy, Guilty, Shame





### 擠壓的心情 Crash in Mood

我的一生，大概就像我那被碾碎的手掌，只能卡在夾縫裡慢慢窒息。

後悔那一年，不聽父親的勸告，才高中呢，就嚮往外頭的世界。我以為工作賺錢了，就能取得生命的自由；不料工傷帶給我的，卻是一生難以磨滅的打擊。同學們迴避的眼光、不經心的刺傷，還有那個早夭的初戀愛情……

結婚之後，家庭和生育的束縛繼續捆綁著我。而資遣後，長年沒有工作的家居生活也讓我感覺自己對家庭經濟沒有貢獻，好像自己永遠矮人家一截。

現在，每每我回三芝老家，看見年邁獨居的父親，心裡總會泛起後悔與愧疚。我彷彿看到自己的人生，正在擠壓中慢慢窒息，死去。



### 寶貝 Baby

記得，有一天我人不舒服躺在床上，八歲的小孩見狀，過來摸摸我的頭，認真對我說：「媽媽，妳該去醫院檢查…查。」頓時，心中溫暖了起來。長久以來，因為失去右手，且身體虛弱容易疲憊，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無法提供更好的照養，經常感到抱憾和愧疚。

現在，我知道孩子是愛我的，過去所有的辛酸也都變得值得了。那一天，我寶貝的一句關心，讓我感動好久、好久。





婚禮  
The Wedding

我與先生結婚是在民國80年，協會籌組之際，經友人介紹認識的。他是勤儉的客家小孩，體格壯碩。然而，他也在退伍沒多久不幸被沖床壓斷左手臂。

我很欣賞我的先生，雖然失去左手，卻也樣樣能做，家裡的經濟重擔，便是他一手扛起來的。平常，我雖然常和先生吵嘴，嫌他管小孩太嚴厲；不過，看他每天辛苦工作，不僅從沒埋怨，還會準時下班。平時不花天酒地，假日時，也會開車載全家出遊，其實他還…不錯啦！



情人夢  
Dream of Lover



## 李竣凱 23歲，工讀時遭沖床沖壓，右手掌截肢

Jun-Kai Lee, 23 years old, injured by pressing machine at half-time job caused amputation of right palm.

**我**叫李竣凱，國中畢業時，因家裡經濟不是很好，自己又想添購一些書本、文具，好準備隔年去考私立高中職聯考，所以就同學一起出去打工。那時，同學的鄰居開了一家廚具工廠，剛好缺人，於是我們便到那裡工讀。

工作的日子並不覺得辛苦，吃住都由老闆提供，雖然機器很龐大，但我們年輕人不怕死，也不覺得危險；只不過才幾天，我就被沖床壓傷了。

剛受傷的時候，我整個人都呆掉了，腦筋一片空白。不知道以後的路該怎麼走？受傷以前我很喜歡打籃球，但受傷後就變得非常安靜，不想跟人講話。長久以來，我封閉自己；後來，經過家人、同學和朋友的鼓勵，才漸漸走出陰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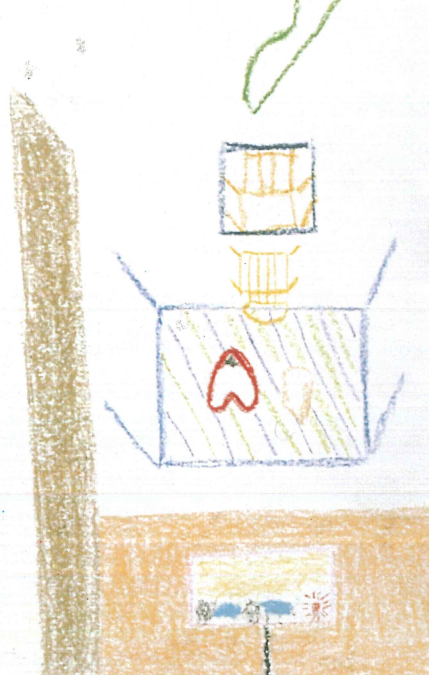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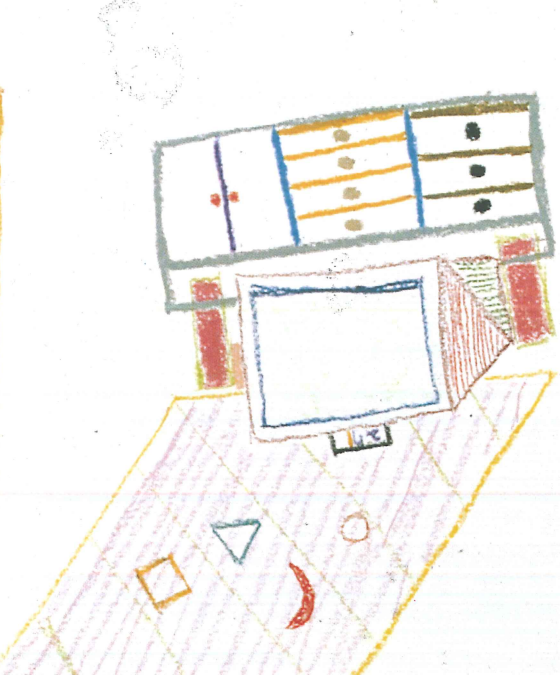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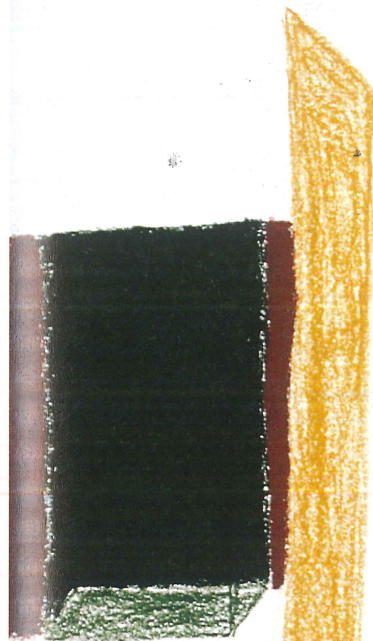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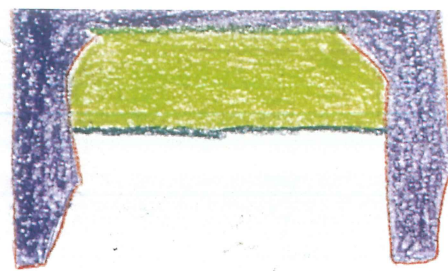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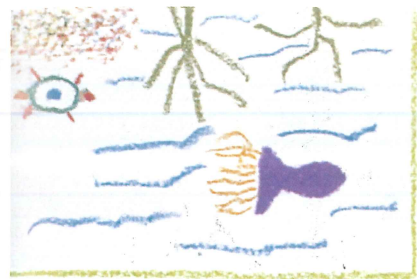
現在，我每週都到工傷協會上繪畫課。刚开始時，每次都會想該怎麼畫？想得很頭痛，技巧也很普通；然而畫畫時，心裡卻會變得很平靜、很專心。有時候看見同伴將過去傷痛的回憶抒發出來，莫名其妙也會被感動。現在，繪畫時，我並不多想，很自然下筆，也不一定非要傳達什麼；只是，在畫圖的時候，我開始又覺得自己是個快樂的人了。

我

Me

我就是大餅臉，你不爽嗎？

平常的我，是很多采多姿的，有快樂哀愁，有悲傷痛苦。對自己的期許，乃是享受快樂人生，不停地往前走。



### 舒服的家 Dream of Home

我想要擁有一個溫馨的家。

大大的電視，舒服的沙發，水族箱裡悠游的魚，明亮的燈光照耀兩人世界，同桌享用愉快的燭光晚餐。

這樣的夢想，大概和自己工作受傷，導致家裡烏煙瘴氣有關吧。總是暗暗希望：能擁有一個和諧、團結，舒適又寬敞的家。





快樂與痛苦  
*Happiness and Pain*

五彩的大樹，蝸牛奮力往上爬，追尋快樂目標。

痛苦的心情，隨著時間慢慢被凝固，被圍禁。

繽紛的荷花池  
*Colorful lilies*

第一次到植物園寫生，感覺綻放與枯萎的荷花與生命類似：有時繽紛；有時落寞，不停地流轉、更替。

我想到自己年輕的生命，彷彿也正隨著我的受傷而枯萎、凋敝起來；然而明年春天，荷花終究會有再度盛放的時刻。總是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是荷花一樣，呈現繽紛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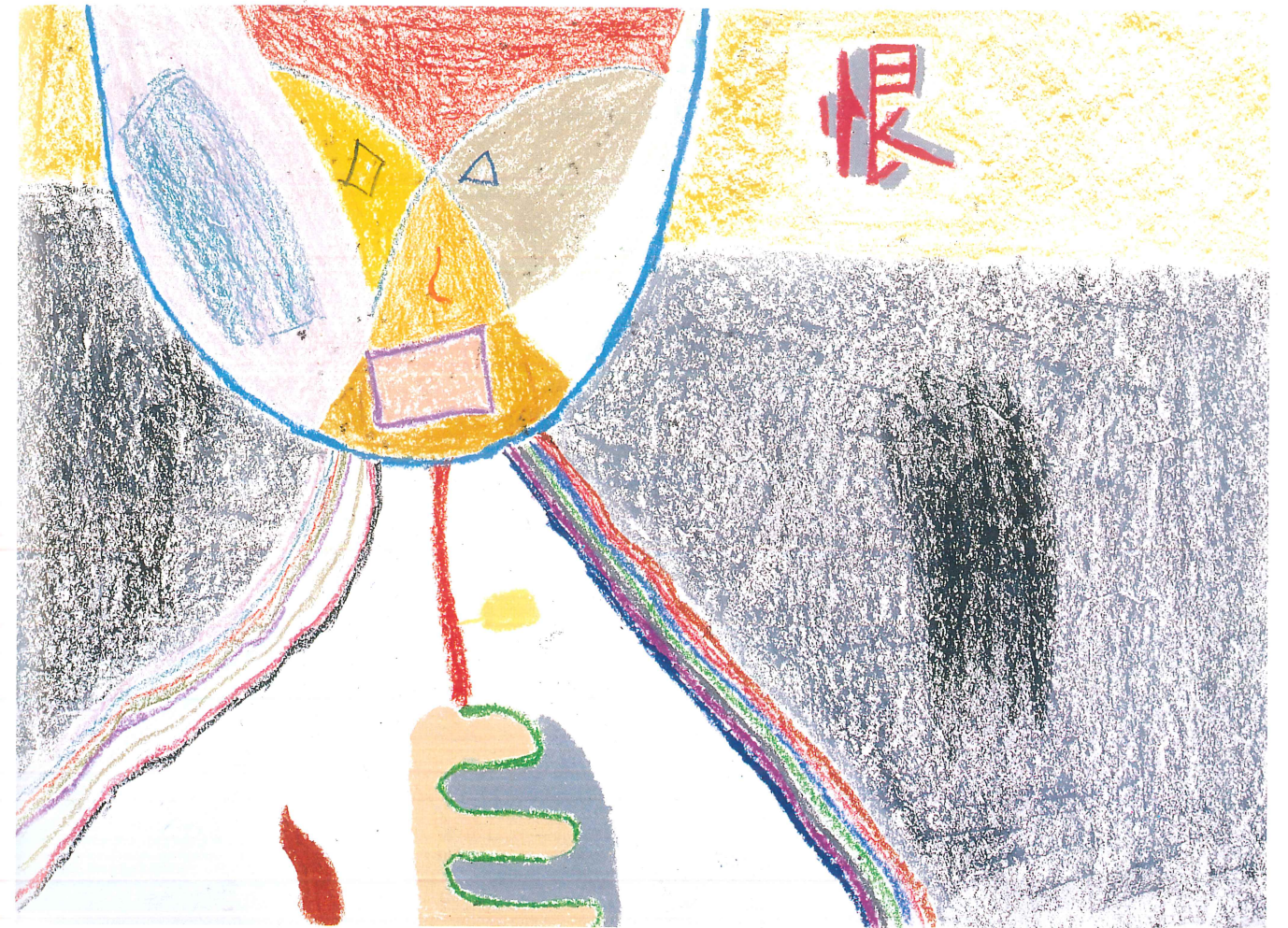




過去與現在的我  
*I was / I am*

現在的我與過去的我不同，有一點憂愁，因為，心中有個小小的地方破碎了。  
對於那個以前的自己，有一種思念的感覺，有時候，也會覺得痛。

工傷者的怒吼  
*The Roar from Victim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 蕭美華 47歲，右手手指遭沖床壓斷

May-Hua Shaw, 47 years old, right  
finger crushed by pressing machine.

**我**三歲被賣去當童養媳，八歲就開始跟著婆婆上山砍柴、料理家務。十五歲開始工作養家，前夫不成材，從沒讓我過過幸福的婚姻生活。

二十歲開始從事板模工作，受傷兩次；後來轉業從事沖床工作，便因工安意外失去了手指。受傷前，肩負的都是危險的工作，受傷後，不但受到歧視，還須得承受失業的痛苦。

還好有加入「工傷協會」，這裡有真心關懷我的朋友，讓我慢慢再站起來。現在，我參加民俗療法的訓練，信仰基督教，以義工的身分，幫助那些和我有相似遭遇的人。這些，都是讓我心情再度開朗起來，有勇氣迎向人生的最大動力。



### 工傷現場 The Site

我一生遭遇三次工作意外。每次，都有一種死裡逃生的錯覺；然而，那心理的恐懼，至今，猶如惡魔一樣，緊緊跟隨著我。

民國71年，我受雇中科院大樓工程，當模板工。安裝大樑時，因方位不正，導致大樑倒塌，八十公斤的樑柱像一隻黑色大鳥朝我撲來，意識霎時陷入一片黑暗。

醒來時，醫生說我有腦震盪，需要住院觀察。老闆沒有幫我投勞保，一切均需自費，住院的兩個月期間，因為不能工作，生計頓時陷入困境，還須得每天承受婆婆的叨唸，心情真是鬱悶極了。

出院後，因為沒有一技之長，還是得乖乖回去做板模。然而腦震盪引起的後遺症還在，有時攀高就會覺得頭暈目眩。那一刻，我彷彿又回到工傷現場，只聽到周圍嘈雜的呼救聲……

### 墜落 Falling

記得那是『陸總』對面的社區大樓，我必須爬上三樓釘模板。誰知腳底一滑，失足便墜落下來。還好，我命大，沒有跌死。

一樣沒有保險，大小包商老闆把責任推來推去，最後皮肉傷自己包紮了事。

幾年工作下來，看過很多受傷的同事：有人因為鷹架倒塌，跌斷脊椎；有人傷後無法痊癒，變成廢人一個。還有更慘的，整個人跌入水泥漿中，被埋掉了。

現在，每次經過工地，看到別人在上面攀上爬下，一股冷汗不知不覺便會冒出來。我想起自己反覆的夢境，夢見自己從高樓中不斷地往下墜落，落往沒有止境的黑暗深淵……





## 斷手

### Hands off

剛受傷的時候，好久好久，我都不敢把手伸出來。

民國86年，建築業蕭條，我急需錢，只好到樹林沖床工廠工作。那是個相當危險的工作，老闆做外銷電腦機殼，為了增加一倍的產量，不顧員工安全，不加裝紅外線安全裝置。

你可以想像，那種一縮手，看見自己四指全不見時的感覺嗎？那時候，彷彿自己的未來，也隨著手指消失無蹤了。醫生說，手指全碎成爛泥，再也無法接合。在醫院才待了半天，就被趕出院了。線都還沒拆呢，嚴苛的老闆娘又要脅我回去工作，否則無法領到全薪……

不知道這是怎樣的社會？賣了命，還得承受老闆娘的揶揄和嘲諷。她總是故意給我無法負荷的工作，彷彿我斷了手指，就得向她乞憐。

那二年中，陸續又有九位同事受傷，嚴重者，整隻手都被扯斷了。有時候，我會看著的斷手，想像以前的樣子。但那握不住的人生，永遠再也不可能回來了。



## 願望

### Wishes

許多電視報導和社會資源都傾心關注先天殘障的弱勢族群；但有沒有人真正關心我們職災受害的勞工？

受傷前，我們默默奉獻我們的血汗，為整體社會經濟打拼；受傷後，往往遭受旁人的歧視。我心裡有個小小的願望，要為自己和工傷者發出不平的吶喊。透過做義工，幫助那些和我有同樣經歷的人熬過痛苦。用繪畫分享我的體驗，幫助他們走出陰霾。我往往會鼓勵自己：手殘心不殘，這是我小小的願望。







夢

*The Dream*

現在，我經常做夢。

夢見公公，夢見自己找不到路回家，問人，也沒人知道。醫生說，我是壓力太大，我想，也許是經濟壓力太大的原因吧。

我從三歲開始便被賣出去當童養媳。婆婆重男輕女，對我十分嚴苛。只有公公最疼愛我，不把我當外人看待。記憶中，有一次婆婆發狠用爐灶的柴火打我，幸好公公及時阻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雖然，公公已經去世20年了，但在我心中，他依舊是我的守護神。現在，我還經常夢見他，夢裡畫面清晰如常，彷彿他只是出外走走，待會兒還會回來。

吳明政 38歲，工作時遭高壓電擊，雙手截肢

Ming-Jeng Woo, 38 years old, high voltage electricity shock at work caused amputation of both hands.

男人真命苦



男人真命苦  
*Suffering to be a Man*

**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接受自己殘缺的樣子！揹冰箱上十樓、伏地挺身500下、雙手舉起老婆……，這些對我來說都是輕而易舉的事。以前，我壯得像條牛，每個人都稱羨我的體格，我自己也引以為傲。

從事鐵工十幾年來，從來沒出過事。民國81年12月12日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日子。那天，因為老闆要求趕緊完工，我在沒有安全設施的情況下，便爬上屋頂施工；隨即不慎遭高壓電擊，從此失去了雙手。

好長一段時間，我封閉自己。不敢照鏡子，也不想碰到認識的人；那種痛苦，外人是很難了解的。好幾次，我都想放棄自己；還好也都熬過來了。現在，我可以比較豁達地想：難過是一天，快樂也是一天，為什麼不好好活下去呢？受傷不是我的過錯，而且我也不偷不搶，有什麼羞於見人的？

最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婆，她不但不離棄我；而且還一肩挑起家中大小事務。這幾年，女兒和兒子都很聽話，雙親也很慈祥。家人的支持，是鼓舞我面對這殘酷事實，並且有勇氣繼續迎向人生的最大動力。



## 電擊時刻

### The Moment of Sh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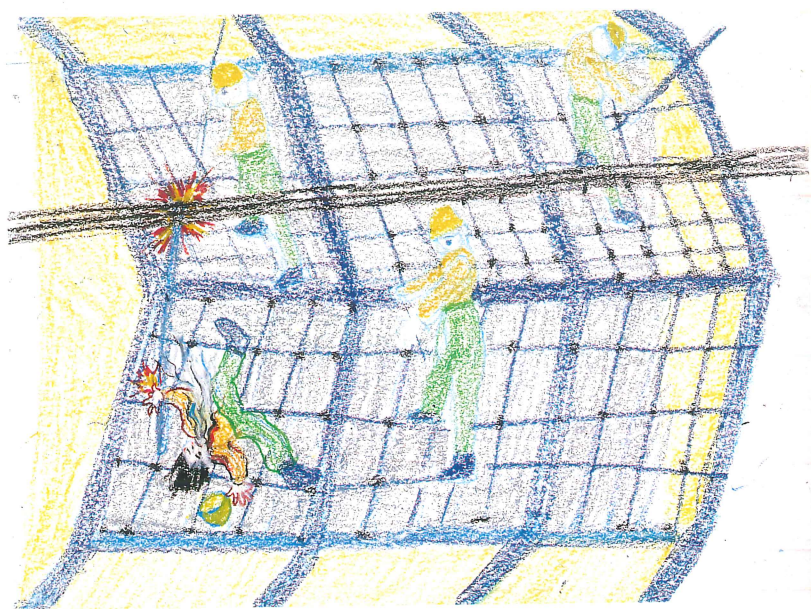
應該做安全措施的……

遭電擊時，我彷彿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吸入，從此墜入黑暗的深淵。

醒來時，已經躺在馬偕醫院，幾個醫生對著我直搖頭，像我的生命即將走到了盡頭。朋友的安慰、妻兒的眼淚在我的意識裡翻攪著，而我全身動彈不得，宛如待宰的魚肉。

截肢切結書是妻子瞞著我偷偷簽下的。手術的時候，電擊時刻的恐怖陰影再度浮現，腦海中閃過妻兒和家人的影像。我只有一个念頭，拼了命一定要活下來。

現在，我每每還會夢見自己雙手健在，還可以在夢中抱著女兒親吻……



## 母親

### Мом

老家在北港，家裡本身就是務農，母親是刻苦耐勞的傳統農村婦女，無論刮風下雨，總是在田裡辛勤地工作。母親照顧農作的態度，就如同對我的呵護，從小到大，無微不至。

現在，藉著這幅畫，想對她說聲：謝謝妳，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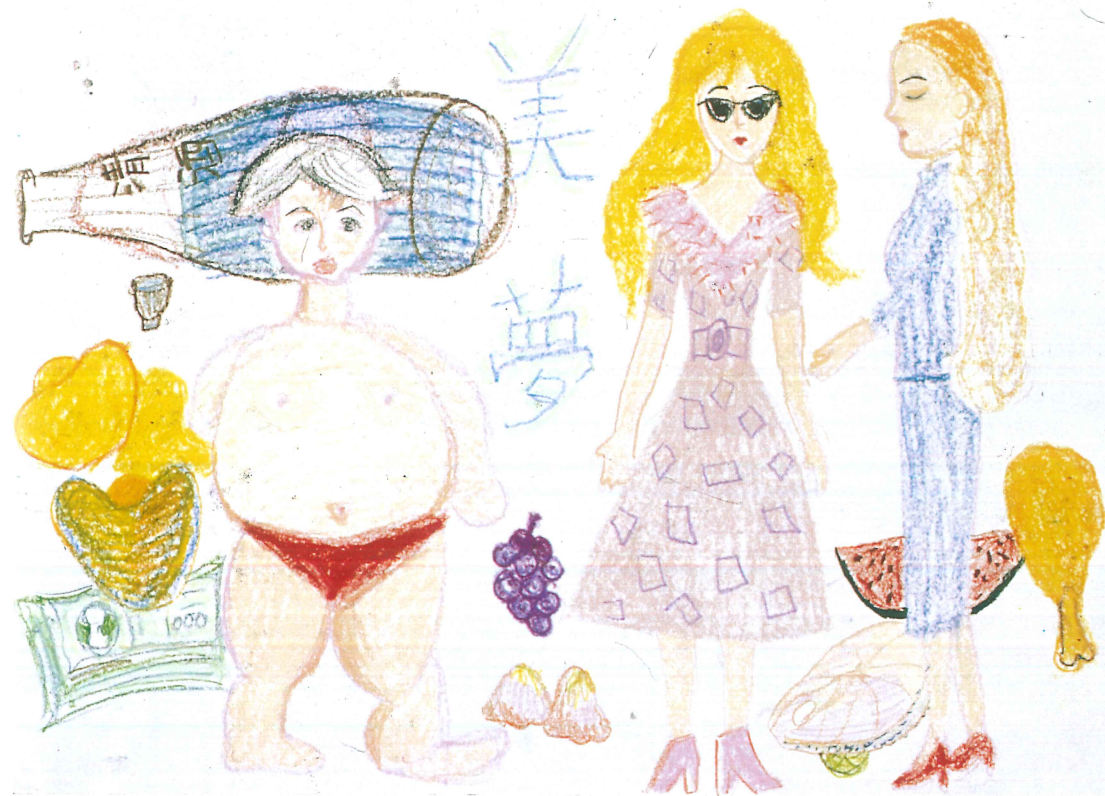
顏面受傷的女工  
*Woman Worker with an Injured Face*

記憶中，在醫院治療時，遇過一個被硫酸燙傷的女工。

每天下午，護士會送我過去和她聊天。她的頭全用紗布包著，看不到臉。躺在病床上不說話，只偶爾在劇痛來襲時才呻吟兩下。那是在醫院期間，唯一的朋友了。

後來出院後，我回醫院複診。在醫院的走廊我遇見她。她留了一頭俏麗的短髮，臉型看起來，原本該是很漂亮的女孩吧；只是現在，幾乎扭曲成一團了。那消沈而悲傷的身影，讓我印象深刻。

有時候，我照鏡子時，看到自己奇怪的模樣，還會不由得想起她。我彷彿看見旁人異樣的眼光，和那似有若無的，嘲諷的眼神……



美夢  
*Beautiful Dream*



## 好夥伴

### Good Friend

受傷之後，我便很少外出了。自卑感讓我羞於見人，白天在家裡睡覺，深夜無人的時候，才敢出去蹣跚。偶爾必須出門時，搭公車沒有手可以支撐，經常跌得鼻青臉腫。那段期間，簡直是度日如年。

後來，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改裝我的機車，把手是特別設計的，用義肢可以操控，油門和煞車都用腳代替。我像一隻折翼的鳥兒找回了翅膀，終於又可以海闊天空地翱翔。

第一次騎車，我從三重沿岸線騎到桃園的同事家炫耀，同事都說，我的坐騎真是與眾不同！現在，我經常騎著它帶老婆、孩子出遊。最多的時候可以坐上四個人。我覺得它就像我最知心的好友，懂得我的感受，知道我最需要的，是外界新鮮的空氣。



## 高金葉 46歲，職業病卵巢癌，手腕隧道症候群

Leaf, 46 years old, occupational disease caused oophor-cancer and carpal tunnel syndrome.

我從小在深坑長大，小學畢業後就開始工作，三十年來，待過成衣、染整、紡織、塑膠、尼龍和電子工廠。最後一個工作是在正大尼龍，一共待了19年。

民國85年，老闆將產業外移到印尼，並開始大規模裁員，我和同事起來罷工抗議，得到的，卻是老闆的惡性關廠，隨後一直失業至今。

民國88年，一些職業病的症狀開始發作。我在醫院發現自己得了卵巢癌，又檢查出手腕隧道症候群。如今回想起來，那些化學藥品、有毒廢料通通滲入我們日常生活使用的地下水中，成為我病變的元兇。早年的時候，為了謀生，吃住都在工廠內，飲用髒臭又有異味的地下水，漸漸發覺手腳痲痺，甚至沒有知覺；沒想到，更嚴重的卵巢病變早已偷偷侵蝕著我的身體。

一生都在為工廠賣命，沒想到，得到的卻是這種下場。有時候，我會把畫畫當成一種洩憤的工具，像是在為我不平的遭遇吶喊。

在繪畫課時，我試著畫協會裡的夥伴。其中梅菊是工殤亡者家屬，靜靜的，很靦腆。他們夫妻間甜蜜的情感經常讓我感動。

雖然失去丈夫，但梅菊活得很堅強。所以，我把我喜歡的東西畫給她：花樹、竹子、蜜蜂和糖果，想像這些東西，或許能帶給梅菊些許快樂的時光。



被整平機捲進的  
染整工人  
Injured Worker  
and the Machine





自畫像  
Self Portrait

腦海裡，丟不掉的是自己滑稽的畫面。

那一年，在醫院檢查出卵巢癌。接受化療時，開始一直掉頭髮，後來索性把自己理成光頭。那一陣子，我不敢出門，更不敢面對朋友。身體已經備受煎熬了，心理上還要承受痛苦的折磨。

於是每每在夢裡，我會被自己滑稽的長相驚醒，那陰暗的臉，彷彿在嘲笑自己，再也不能美麗。

工傷現場-1  
The Site-1

那惡劣的工作環境，彷彿吃人的魔口，看見的，盡是血跡斑斑的事例。

染整廠內，布料的加工過程需要經過好幾到程序：染色、烘乾、定型、整平、捲布……每個步驟都像一道危險的關卡，等著吞噬無辜的工人。我經常看見同事忙中有錯，因而斷送肢體，甚至他們的生命。







工傷現場-2  
The Site-2

## 慧中 47歲，工作時遭升降梯急速墜落致傷

Hwei-Jung, 47 years old, fast falling of elevator caused injury at work.



全家福  
Families

我在美商公司時，公司經常派員工到美國或國外各廠站接受維修訓練，每一年，員工眷屬也都有免費的來回機票；幾乎每年，我都會帶著全家大小出國旅遊一次。那些經驗，都是家人心裡最美好的回憶。

現在，再也難有機會出國旅遊了。有時候，我看著家裡三個寶貝笑逐顏開地回憶起過去旅遊的種種：當時他們有多大？在飛機上調皮搗蛋的模樣，或者旅遊國家的風俗習慣等等，不知不覺，心裡就會惆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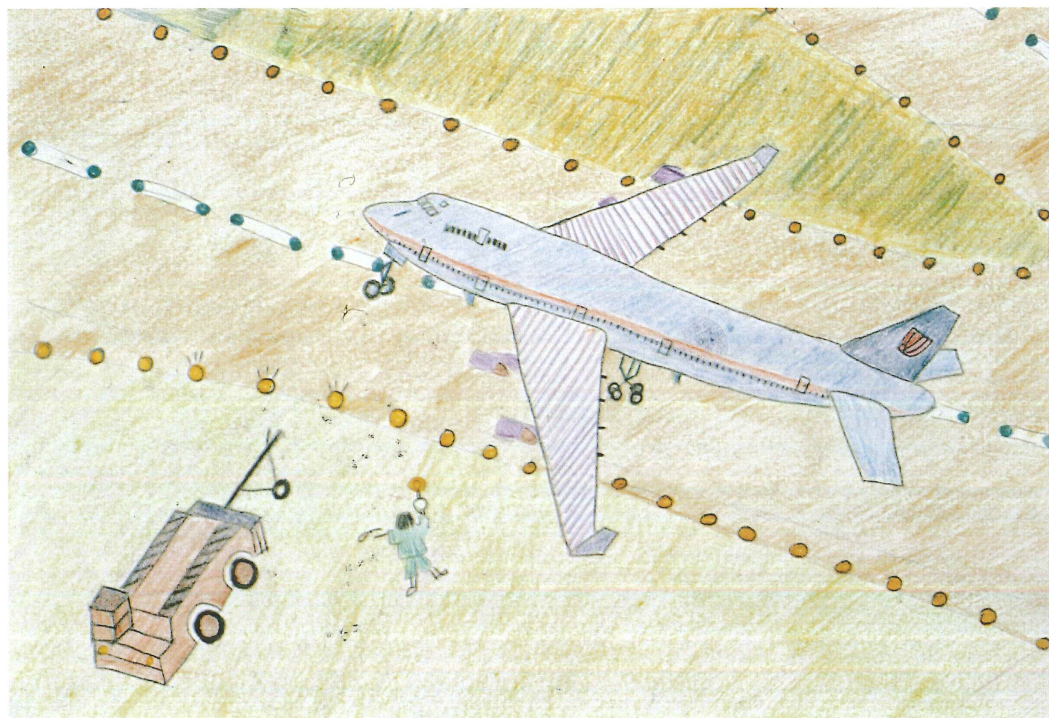
民國85年中秋節的前一週，我在擔任飛機維修的工作時，不幸發生了職業災害。升降梯突然墜落，將我的右腿膝蓋骨震碎，頸椎、腰椎斷成數節，尾椎嚴重變形，以至傷後無法久蹲、久站，甚至無法走太遠的路。雖然，我的外表看起來沒有殘廢；但是現在，每週還必須到醫院復健治療。醫生說：我的脊椎過幾年還是會垮掉，再度開刀是免不了的事……

那次的意外讓我的人生有了極大的轉變，公司將我資遣後，我離開最喜愛的技術維修工作。然而，我很慶幸自己有緣接觸佛法，透過學佛，讓我更深入了解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受傷後，加入工傷協會已經好多年了。協會非常用心，除了協助職災者爭取權益，解決勞資爭端，幫助會員找工作外，還有一些關懷傷者、亡者家屬所做的心靈輔導及志工培訓、醫院訪視等活動，希望這些曾經受過傷痛的人，能早日走出心裡的陰霾，重新出發堅強的站起來。

協會辦的許多活動中，我最喜歡的課程是繪畫班，因為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創作。劉秀美老師除了啟發大家的繪畫興趣外，還有名家的畫作欣賞，每次上課都覺得獲益匪淺。希望藉著這次國際工傷日的畫展，讓社會各界看看我們嘔心瀝血的作品；同時也能喚起政府、企業界及社會大眾正視我們這一些被遺忘的弱勢族群。因為我們也需要關懷和鼓勵；也想重拾自信，再度為社會及家庭盡一份棉薄之力啊！希望藉著這次畫展，能將自己走過的心路歷程，和其他廣大的勞工朋友們分享。





航空與我  
*Taking a Flight*

離開工作崗位已經五年半了。現在回憶起來，我還是蠻懷念我過去的工作。職災前，我是一家美商航空公司擔任飛機維修的工作，雖然沒有能力當醫生替病人醫病，但卻有本事替在天上飛的巨無霸飛機把脈，這不也蠻有成就感的嗎？

雖然這場職災讓我下半輩子都要抱病在身，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臥病在床，但我沒有任何的不滿和抱怨，我將坦然接受；希望未來能以我所學的法律知識去幫助、去服務更多的勞工朋友及弱勢族群。

蔡正修 43歲 右腿壓撞傷、右手拇指遭沖床壓斷

Jeng-Shiu Huang, 43 years old, right leg injured by clamping and right thumb crashed by pressing machining.

我 一生的創痛源自一場工作傷害。

民國79年，我在二重埔春源鋼鐵廠任職剪床工人，因為同事操作天車不當，致使鐵板掉落，壓傷我的右腿。那是一次嚴重的傷害，我前前後後動了八次手術，又經歷漫長的復建治療，生理和心理都承受很大的打擊。

事後，公司竟以不正當的手段將我解職，強烈的憤怒和龐大的醫療費用幾乎把我整垮，更何況，我還有一家子的生計要照養。所幸經由協會義務律師林永頌的幫忙，經過一年八個月的纏訟，終於爭取到125萬的和解金。但再多的金錢也無法換回我健全的手腳……

現在，我加入「工傷協會」，也跟著拾起畫筆繪畫。每當和這群同病相憐的朋友在一起時，才能暫時讓自己忘記傷痛，從不義的陰影中走出來。



工傷伙伴  
*My Fellow Injured workers*





### 義氣

#### Brotherhood

在台北的日子裡，最要感謝的是工傷夥伴吳明政。

那時，我剛來台北，舉目無親，都是吳明政陪著我打點一切。找房子、辦事、甚至心情不好時陪我唱歌同樂。一直很佩服他。他傷殘比我嚴重，失去雙手、失去工作，卻活得比我快樂、比我勇敢。

面對面的時候，很多感謝的話說不出口，藉由這幅圖，想對他說：謝謝你，講義氣的好伙伴。

### 安全第一？

#### Safety First?

對於那些不義的工廠老闆來說，「安全第一」，只是空泛的標語而已。

畫這幅圖的時候，我心中充滿痛苦和忿怒，為什麼老闆疏失，要我們勞工來承擔痛苦？

那天，一如往常，我從事剪床機具操作，同事天車操縱失誤，致使鐵板掉落，壓傷我的右腿。事後，老闆不但不賠償，還用不正當的手段將我解職。天理何在？

不過，正義終究站在我們這方，工傷者的怒吼，向他們討回了遲來的正義。





印象中，美術是一種充滿距離感的藝術，講求技法，強調陰影、色彩運用，是一種有錢、有閒人的休閒活動；直到劉老師來為我們上課，教我們不要怕，大膽用畫筆去帶動情緒，去畫出我們生命中許多印象深刻的第一次，那時，我才開始覺得：美術其實是可以很靠近自己的；而非只是擺在藝廊裏供人賞玩的藝術。在原始的時代裡，人類不就是用圖像來表達自己的心思的嗎？

每個工傷者與亡者家屬都承載很重的傷與痛。每每，當我看到工傷者忍受著身體與心理的疼痛，以及那些思念逝去的親人而流下眼淚的亡者家屬時，我就會想：眼淚何時能乾？痛苦何時能停止？畢竟，台灣的教育文化裏，少了教我們要如何療傷止痛？要如何不再流淚？

在畫他們的工傷經驗時，我看見有人注視著自己被機器碾斷的手，眼淚不知不覺便掉了下來；有人想起自己已逝去的丈夫而無法落畫……。過程雖然痛苦，但我們有一個信念，就是要讓社會大眾知道這一群人是如何活著的，是用怎樣情感來面對自身的殘缺、面對家人的死亡？透過我們的創作，除了讓社會大眾知道台灣工傷者、亡者家屬的心聲，更是一種對自己存在的肯定。

存在自有其意義，生命會為自己尋找出口。我們的畫，就是用生命的血淚與愛所繪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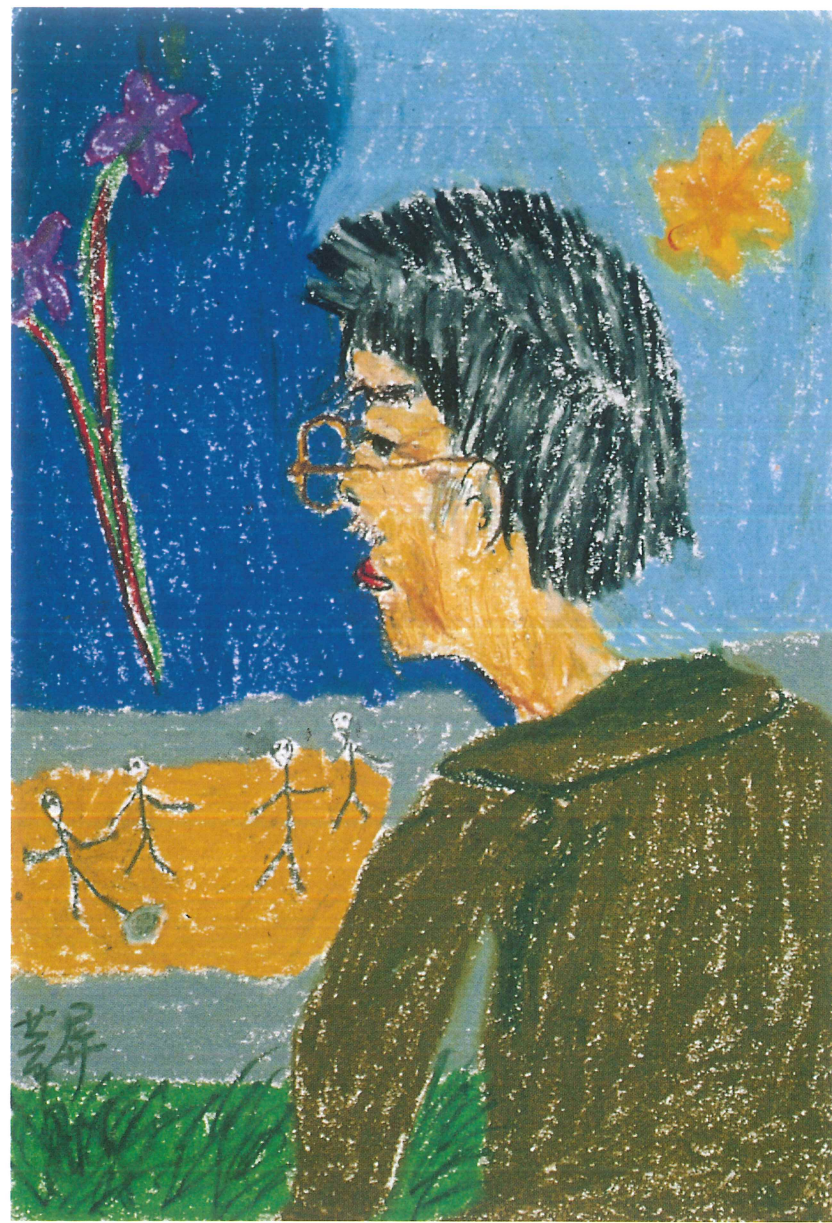
痛  
Pain



工傷勇者  
Braver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看見工傷者  
*View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寄盼  
*Hope*



## RCA 的笨麻雀

RCA ex-employees' suffering various occupational cancers

那時老婆跟我講一個笑話：『工人會把廢棄的桶子搬運進來，有時迷糊的麻雀跟著跑進來，因為空氣非常的糟糕，加上強力膠及塑膠原料的氣體充斥，所以很快就會抓到麻雀。我們把麻雀抓住後，放到桶子的洞口，沒兩三分鐘就翹辮子了，它們真笨。』

當時覺得很好笑，現在我一點都笑不出來了，我應該立刻就叫她不要去上班才對。

她時常說，樓上的管理人員還要從外叫蒸餾水喝，也不同她們吃廚房煮出來的飯及茶；他們還在廚房井水不遠處挖一個洞倒有機溶劑

(RCA員工卓淑芳，87年死於乳癌轉移肝癌及骨癌，先生劉邦助/口述，張雅婷/記錄)



血染的RCA -/  
Blooded RCA (Part 1)  
蔡幸玲/圖

跨國資本全球流動，美商RCA來台灣設廠二十餘年，違法挖井傾倒有毒廢料、有機溶劑，留下永久污染的土地、水源，以及死傷逾千名工人的職業性癌症！1998年，工傷協會協助RCA員工成立自救會，並展開後續系列街頭抗爭。

2001年「工傷畫會」為聲援RCA罹癌員工，特別創作系列「RCA事件主題海報」，大家用自己的情感融入畫筆，毫不遲疑地用畫筆畫出對RCA職業病員工心中的痛與恐懼。同時，在工傷協會的會員大會中展覽，引發RCA抗爭員工當場落淚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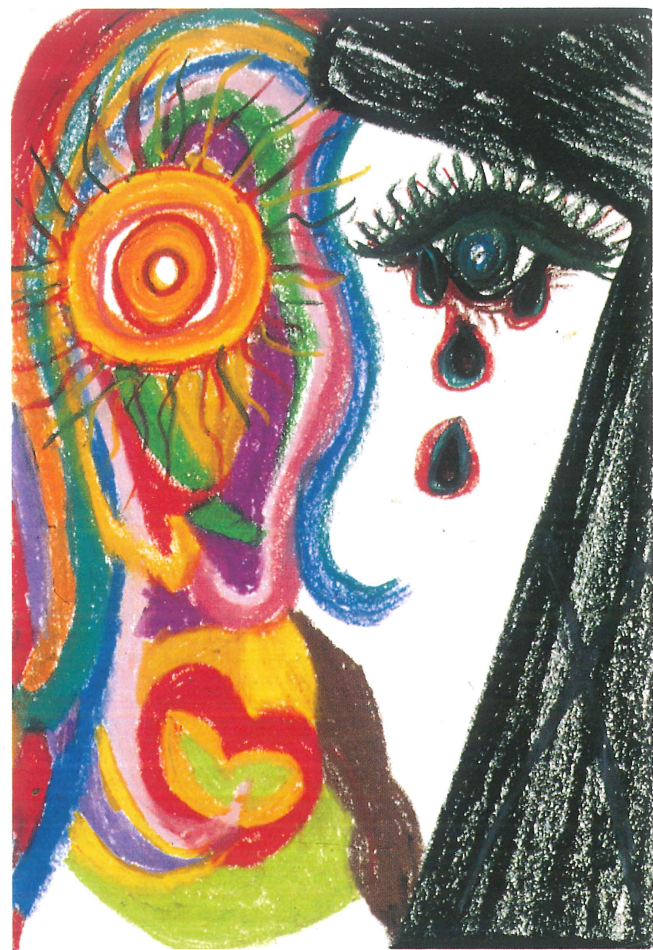
RCA大腳下的工殤魂  
The Soul of Victim  
under RCA'S Foot  
蔡幸玲/圖



謊言下的RCA工殤世界  
The Lier - RCA  
蔡幸玲/圖



曾經 陽光 溫馨 熱情澎湃  
盡情揮灑生命色彩  
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下的叢林遊戲陷阱  
卻如掌中戲般地操弄底層工人的生命與肢體。  
殘肢、斷臂、破碎的臉，甚至奪去生命  
黑暗深邃 痛苦掙扎 勇敢活下  
展現不妥協的生命力 用力吶喊  
資本主義下的工業殺手  
塗炭生靈 何時停止？  
臉上色彩流動是如此掙扎！如此吶喊！



掙扎的臉  
*Twist Face*

參

滿天星是咱們的淚





## 撫慰傷痛，平安勞動 推動工殤建碑宣言

在台灣，每一個工作天就有五名勞工因職業傷病死亡，近二十名終身殘廢……不計其數的罹災工人為經濟建設付出了性命代價，卻沒有獲得社會的正面肯定與回饋。

原本賴以維生的勞動現場，卻成為奪去生命的刑場。他們或是在理容院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或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沖床老師傅、或是鋼筋綁得紮實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重大機檯的建教生、等著當兵的快遞小弟……經濟發展的成果由全社會共享，不計其數的工殤亡魂，卻被掩蓋在「無名英雄」的牌位下，失去姓名，不被記憶。



宣言起草單位：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連署發起團體／個人：

已有921大地震受災戶聯盟、台電工會、電信工會……等百餘個社團、及三黨立委、職業病醫師、律師、學者、牧師、法師、神父、藝文界……等逾千人，共同發起連署。

1993年在大安森林公園發表「工殤即國殤」宣言，首次要求建立工殤紀念碑

一個不懂得反省的社會，是遺忘與貪婪的社會。在台灣，228紀念碑的設立是政治受難者平反的艱辛歷程，而工殤紀念碑則是還給經濟受難者應有的肯定與追思。集體的、公開的悼念，將提供整個台灣社會一個共同思考的機會：勞動者的人身安全，是規劃產業發展的必要前提：我們期待一個「人比物更重要」的經濟建設！

將過往創痛的經驗，轉化為對未來的警覺與珍視，這才是對生命最大的安全和庇護。建立「工殤紀念碑」，既是肯定亡者的貢獻、撫慰家屬的傷痛，更是超越傷痛、寬恕過錯，共同追求一個平安勞動的新世界！

## Mour for the Dead, Fight for the Living To Ease the Pain, To Secure Safety at Work

To remember the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we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morial monument for them. Therefore,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be one of the initiator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morial monument.

A statement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morial monument for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 diseases

In Taiwan, on average, five workers die from occupational accidents or diseases and twenty people suffer permanent work-related injuries everyday. Countless injured and dead laborers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aiwan, yet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ny positive approval or equivalent feedback.

The working places where they originally made their livings now have become their execution grounds. These victims may include a night school student working at a barbershop, an experienced punch-press operator working overtime in a factory, an aborigine who can sing well and work hard at construction sites, a college apprentice cleaning huge



工廠殺人比戰爭還可怕！RCA罹癌工人的血淚見證

machinery in a synthetic fiber factory, or a young man waiting to begin his military service and working as a courier at the same time.... The fruit of economic growth should be shared by everyone in this society, however, countless ghosts of those who died work-related deaths are remembered by one common name — the unknown hero. They have lost their names and been forgotten.

A society without self-examination is a society of negligence and covetousness. In Taiwan, the establishment of 228



monuments represents a harsh process to revers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for political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However, a memorial monument for occupational victims is an acclamation and remembrance that they deserve to receive. It will be a collective and open way to remember them, and it will also give us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the fact that safety at work should always take priority ov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 hope for an economic outlook that realizes "human be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materials."

The painful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should now be transformed into vigilance and caution for the future, protecting laborers' liv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To establish a memorial monument for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is to confirm their contribution, to ease the pain of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to overcome sorrows and to forgive, to remind us to continue the pursuit of a safer and healthier labor environment.

2000年，工委會，工傷協會於4月28日成立「全國工殤紀念碑籌建委員會」

Statement by  
Taiwan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TAVOI)  
TEL:886.2.23212198 FAX:886.2.23211764  
E-mail : occupaku@ms15.hinet.net

Counsel for Ac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CALL)  
TEL:886.2.23928777 FAX:886.2.23517580  
E-mail : icle1996@ms3.hinet.net



## 追悼工殤者 保護勞動者

四月二十八日是國際工殤日，全世界有168個國家在這一天同時展開對職災傷亡工人的追思行動，1986年，加拿大率先訂立428為全國工殤日，之後聯合國勞工會議及西班牙立法局、泰國國會紛紛跟進。工傷協會與工委會自1993年起共同推動「建立全國工殤碑」行動，組織亡者家屬及工會幹部共同努力，於1999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今每年都加入ICFTU發動的428國際連線行動，要求訂立428為全國工殤日。2001年，工傷協會及工委會歷時七年完成「職災勞工保護法」的立法，台灣成為第四個明訂428工殤日的國家！

### 全國工殤碑推動大事記

★1993年，一年一度的台灣工人秋鬥遊行，工傷協會、工委會發表「工殤即國殤」宣言，在大安森林園公開悼念活動，並要求建立工殤紀念碑。

★1997年，蘆竹鄉永興爆炸案10死49傷，要求保留職災廠址向勞委會正式提出建立工殤碑訴求。秋鬥遊行舉行工殤碑奠基儀式。

★1998年，組織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抗爭二年餘，破天荒取得在捷運站口立碑紀念的成果。



1999年，在佛光山松山道場，舉行第一屆台北工殤春祭



★1999年，四月二十八日，工傷協會向ICFTU連絡，在4月28日當天舉行工殤悼念活動，首度加入全世界428連線紀念活動。並正式向台灣行政院提出要求訂定428為全國工殤日的訴求。當年與台北市政府合作，舉行第一屆台北工殤春祭。

★2000年，工委會、工傷協會於四月28日成立「全國工殤紀念碑籌建委員會」，發動台灣社會勞工、婦女、學界、宗教界、醫界等連署「建碑宣言」。台北市市長馬英九承諾在總統府前廣場設置工殤碑，並將428訂為台北市勞工安全衛生日。工傷協會召集工殤亡者家屬舉行「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工殤亡者家屬登上國家音樂廳。

★2001年，428主題鎖定「台灣綠色矽島的黑色危機」，以美國RCA廠來台25年造成千餘名女工罹患職業性癌症的案子為主，進行國際連署，指出電子產業有機溶劑中毒的問題。

★2002年四月二十八日，工委會、工傷協會推動七年餘的「職災勞工保護法」三讀通過立法，將於四月28日正式實施，法令中明



2000年在台北市政府舉行工殤春祭

訂428為全國工殤日，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工人立法的力量爭取到428為台灣工殤日，未來將繼續推動職災法的宣導及建立全國工殤紀念碑。

## Mourn for the Dead, Fight for the Living Build the National Monument for Injured Workers

28th of April is 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Memorial Day when over 70 countries over the world memorialize workers injured or killed at work. In 1986, Canada made the first legislation to put 28th of April to be the National Worker's Memorial Day, than along with the UN Labor Congress, Legislative of Spain, and Congress of Thailand. TAVOI and Committee of Worker Legislative Action (CWLA) contributed to a joint action to build a national monument for injured workers since 1993. With the effor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worker that had killed at work and union

executives, they joint 28th of April international action of ICFTU every year since the 28th of April 1999 and requested to put 28th of April to be the National Worker's Memorial Day. At the year of 2001, TAVOI and CWLA completed the seven-year process of legislation of "Injured Workers Protection Act", and made Taiwan the 4th nation that legally put 28th of April to be the National Worker's Memorial Day!

### A Memo of Putting Forward

★ In 1993, on the annual autumn parade of Taiwan workers, TAVOI and CWLA made a manifesto of "Workers' Injury is Wound of the Nation". They held a ceremony in memoriam in public at the Ta-an Park and ask to build a national monument for injured workers.

★ In 1997, an explosion occurred in Yung-Hsin, Lu Chu caused 10 died and 49 injured. They requested to preserve the site and officially claim the building of a monument of injured workers to CLA and then held a ceremony of founding monument at the autumn



2000年在捷運板橋線，捷運潘水夫紀念碑留影



parade at the year.

★ In 1998, after two years of organizing workers suffering from tunnel disease during TRTC construction and protesting, they worked out to set up a monument at the entrance of a st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 In 1999, on the 28th of April, TAVOI contacted ICFTU and held a memorial ceremony on the day, being the first time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hey officially claimed the request to put 28th of April to be the National Worker's Memorial Day to the Administrative Yuan of Taiwan. In the same year they cooperated with Taipei city hall to hold the first spring solemnity of injured workers in Taipei.

★ In 2000, CWLA and TAVOI established "Board of Setting the National Monument for Injured Workers", and motivated organizations of labor, feminine issues, academic, religion and medication to comake "The Manifesto to set up the monument". Taipei mayor Ma Ying-jeou promised to set up a monument of injured workers

at the square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cy and to put the 28th of April to be the Day of Taipei 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TAVOI gathered families of workers killed at work to hold a concert named "Comfort the Pain and Save the Labors". The families took their steps onto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 In 2001, the theme of the

28th of April is to be "the Dark Crisis of Green Silicon Island, Taiwan". The theme concentrated in the case that the factory set up by US company RCA made over thousand female workers suffer from occupational disease,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sign operation, is attempted to emphasize the organic toxic problem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 At the 28th of April in 2002, the "Injured Workers Protection Act" that took over seven years of the effort of CWLA and TAVOI was finally legislated, and would be officially issued at the 28th of April. The content of the act obviously notes that the 28th of April to be the national memorial day of injured workers, and the monument of the injured workers should be set up. The power of workers' legislative action worked out for the day, and will continue to put forward the promotion of the act and to set up a national monument.



原住民勞工死傷無數，與來自東埔的布農族人至行政院爭取工殤權益

## 伴隨一生的傷痕

作詞：工傷協會集體創作  
作曲：黑手那卡西、陳柏偉  
編曲：翁清溪

滿天星 是阮的淚 相連到天邊  
舉頭望 想欲找你 茫茫不了時  
啊～ 日思夜夢 誰人陪伴阮

伴隨一生的傷痕 鮮血流不停  
風吹斷線隨風去 何時會停止  
犧牲生命和身軀 換來進步繁榮  
造就的豐功偉業 令人永懷念

工殤亡者的靈魂 請你免罣礙  
請你免罣礙

工殤亡者的靈魂 請你免罣礙  
請你免罣礙

\* 這首歌於2000年11月5日晚上在國家音樂廳「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中首演，曲子由工殤亡者家屬及黑手那卡西共同創作完成，每一次練唱，都是家屬們含著眼淚抒發心聲，令人動容。且承蒙翁清溪老師贊助支持，將勞工自作自唱的曲子編寫交響樂套譜，由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擔任伴奏，由工殤亡者家屬、黑手那卡西共同獻唱。使台灣勞工音樂首度進駐國家音樂廳！



在國家音樂廳演唱「伴隨一生的傷痕」



# 「工人畫(話)工殤」

蔡幸玲

『工殤畫會』是集合同工傷協會中一群工傷勞工、工傷(殤)家屬、協同組織工作者共同組成的繪畫團體。

首次由工人、工傷(殤)家屬用自身經驗的血淚史，以畫筆紀錄他們的勞動生涯、工傷(殤)歷程、工人家庭生活面貌等深刻體驗，為勞動生命史第一手資料，勾勒工傷(殤)事件對勞動階級的勞工(家庭)所處的勞動環境、身心、家庭、經濟底層弱勢所處處境，為台灣勞動者生存的勞動環境真相作為歷史見證，反映台灣底層勞動者(家庭)真實的生活面貌。

這是首次由集體工人及其家屬以繪畫形式，作為另一種直接有力發聲的「工人文化」，與社會展開對話！

## 繪畫團體緣起—創造資源條件

面對多數的工傷者及其工傷(殤)家屬都是處於社會經濟底層的弱勢族群，平日為了家庭生計奔波，不斷與所生存的環境奮戰，常常都顯得心力交瘁。自去年一月起協會即汲汲籌備「繪畫團體」，希望能創造資源條件提供給工傷者、工殤家屬有一喘息、創作、沉澱經驗的繪畫空間，藉由畫畫的世界能抒發自身真實情感，且讓他們有機會對勞動生涯、工傷(殤)歷程、工人家庭等深刻體驗沉澱。

為籌備繪畫團體開課，協會承蒙蘆荻社區大學熱心引薦老師劉秀美(任教於蘆荻社區大學國民美術課程)。接著，緊鑼密鼓地展開會員文宣宣傳，在會員新春團拜中安排專題演講，又以電話動員鼓勵會員踴躍參與。

其實，招收成員過程並不容易，許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是自己不曾接觸過畫畫、印象中要花很多時間、錢，得要求繪畫技巧、要有繪畫天份等等理由拒絕，也有一部份人想參加卻因為要工作、家庭因素沒法參加，後者令人感到其生存現實條件更為不易。想盡辦法創造條件，不收學費、協調假日上課等等努力，一再鼓勵、打氣、遊說，終於陸續有人報名了。

當時經費哪裡來也還是個問號？反正，著手寫繪畫團體開辦企劃書來想辦法張羅該團體未來運作經費就是了。既然決心要辦，後續的問題自然會想辦法解決的。的確，過去協會也都是用這種態度勇往直前的。

有幸承蒙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熱心贊助場地借用，讓本團體得以有場地空間可以放心使用，節省經費支出。

九十年月三月四日起正式開班，該團體成員有本會會員工傷者及工傷(工殤)家屬及工作人員。剛開始第一堂課時，大家不太敢下筆，劉老師引領大家對畫畫的感覺，沒多久大家的筆下所畫出的線條就開始自然地流動、色彩也開始奔放出來。老師當場表示十分訝異，且表示出乎她的預料，看到榮隆、俊凱等人雖用單手畫，其所畫的線條、色彩的呈現卻相當有獨特性，隨後課程進度也超乎意外地加速順利進行。

當然，團體過程中，成員往往因工作、家庭因素，中途請假、成員進進出出也是時常可見。

## 每幅畫都有動人的故事在背後

其實，每幅畫作創作的過程中，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作者從提筆到下筆，所經歷內心的掙扎與觸景情傷的痛在在都是那麼不易。有時，往日回憶的勾動，有甜蜜、有歡笑、有心酸、有淚流，畫中線條、色彩隨之起伏迴盪，譜出感人動容……

作畫過程中，每個人逐步發現透過繪畫讓情緒和情感得以在畫畫的世界自然地流露自己內心的聲音，也透過畫畫讓人真實感受到勞動生活面貌可以勾勒出來、盡情地宣洩自己的情感需要、情緒起伏、人生遭遇感受等，了解到原來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生命歷史的畫家。

過程中往往彼此分享自己畫作中的故事或生命歷程等等，在這一剎，大家相互了解、彼此支持打氣、陪同哭泣、一起揶揄、笑聲揚起，建構的是一幕幕相互支持網絡，鋪陳出的是更深刻、

感人的集體畫面。

## 用畫與社會對話·對勞動者至上敬意

畫作作品不在於講究技巧的純練，每個畫者都是直接用生命血淚、用心入畫，畫中都有共通強而有力的生命經驗，展現出生命力的強韌美，用畫畫出職災是對弱勢階級勞動者(家庭)的剝削與壓榨，希望喚起政府、社會大眾、企業、勞工各界回到以「人為主體」角度來思考、反芻社會的公平性，共同建立『勞動平安』、『人比物』更重要的觀念，讓整體社會得以反省，建立「人比物更重要，勞動比資本更有優先權」的社會。

在這同時，舉辦「工殤畫展」更是一種對於「台灣經濟奇蹟」背後的主要貢獻者—勞工朋友用血汗、生命付出與犧牲所建造，尤其是職災而傷亡的工殤英雄。全體勞工「無名英雄」們，我們用「畫」來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感念！



## 木棉花開了

出版：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發行人：賀光綺

總編輯：顧玉玲

執行主編：羅芸屏

文案編輯：張榮隆、李志蕃

執行編輯：楊國楨、蔡幸玲、張雅婷、賀光正、  
王臨風、陳晴美

畫者：曹麗華、利梅菊、張榮隆、黃來旺、  
連庭玉、李竣凱、蕭美華、吳明政、  
高金葉、慧中、蔡正修

翻譯：劉允華 吳佳臻 徐睿楷

指導老師：劉秀美

照片提供：何經泰

美術編輯：雲豹數位

出版日期：2002-04

定價：500元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40號5樓之一

電話：02-23212198 傳真：02-23211764

網址：<http://hurt.org.tw>

E-Mail：[occupaku@ms15.hinet.net](mailto:occupaku@ms15.hinet.net)

劃發帳號：16840388

戶名：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s for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5F-1 No.140 Chin Shan S.Road.Sec.2,Taipei,

Taiwan

TEL:886.2.23212198 FAX:886.2.23211764

##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TAVOI)

People above materials ; workers  
above capital !

主旨：集結職災工人，爭取勞動權益  
精神：人比物更重要，勞動比資本更

### 組織架構：

1992年成立，由職災致殘勞工、職業病患者、及工傷亡者家屬組織而成。在這裡，個別工傷者可以互相扶持，走過生命的幽谷，爭取自身權益，更可以匯聚集體力量，對社會進行改造，要求一個安全工作的勞動環境！

2002年4月28日，工傷協會與工委會推動7年完成立法的「職災勞工保護法」正式實施，成為台灣首部工人自主立法，官方跟進協商的勞動法案。工作內容：法律輔助、組織行動、勞安教育、草根立法、出版研究、就業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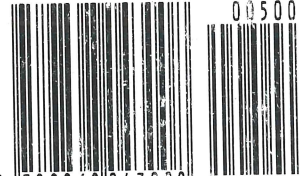




在畫畫課所畫出來的畫，如果說這是一幅圖，我認爲只是一張填滿顏料的紙張。  
如果說這是一張畫，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內心的影像。  
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次面對著畫紙，  
卻揮動不了沾滿顏料的畫筆。  
卻在深夜寂靜時刻，  
得以不求成敗痛快揮灑腦海中片刻影像  
雖說這裡是畫畫課，  
我在這裡學到的不是繪畫技巧，  
而是看到自己背後印在太陽底下的影子。

..... 張榮隆

ISBN 986-80430-0-X (平裝) NT\$500



9 789868 043008

丈夫去世後，我堅持將他的東西完整地保留下來。

每次看到這些茶壺就會想起他生前的總總。

當我一筆一畫將腦海中的影像勾勒出來的時候，感覺丈夫也在我的身旁，正細細摩挲著茶壺。

那種甜蜜和溫馨的感覺，彷彿他一輩子都留在我的心中...

..... 曹麗華